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萬錦情林 鍾情麗集

時，海宇奠安，黎民樂業。百年間，耳不聞金戈鐵馬之聲，目不視烽火狼煙之警。誠至治之期，太平之日也。嗚呼，人生值此，既乏南山之壽，須開北海之樽。可信是輕塵弱草，休辜負美景良辰。百年秋露與春花，展放眉頭莫自嗟。吟幾首詩消世慮，酌三杯酒度韻華。閒敲棋子心情樂，慢撥瑤琴心趣賒。分外不須多著意，且將風月作生涯。嘗有辜生者，輒其名。本貫廣東瓊州人氏。丰姿冠玉，標格魁梧，涉獵經史，吞吐雲煙，真士林中之翹楚者也。一日，父母呼而命之曰：「爾有祖姑，適臨高之黎氏。乃子奉朝廷命而為土官。經今數載，音問杳然。皆爾親之薄倖，以致睽違之久，疏闊之甚也。孔子云：『新者毋失其為親，故者毋失其為故。此人道之當然。』即辰春風和暢，景物熙明，今備微贄，代我探訪一度，以將情意。」生唯唯聽命，收拾琴書，命僕童佑哥隨行。生即至，入謁表叔，見之盡禮。乃引赴中堂，進拜祖姑暨孀，並諸兄弟。皆相見畢，詢及故舊，生一一答之，盡恭且詳。乃館生於西廡清桂西軒之下。明日侵晨仲春暉堂揖祖姑，適瑜侍焉。將趨屏後避生，祖姑止之曰：「瑜兒出拜四哥。（生行第四也）都是一家人，何避嫌之有。」瑜得命，即下階與生敘禮。生竊視之，顏色絕世，光彩動人。真所謂入眼平生未曾有者也。

厥後，祖姑甚鍾愛生。幾晨昏，命生與瑜侍食左右。

一日謂生曰：「諸生久失訓誨，汝叔屢求西賓無可意者。幸子之來，可姑捨此以發其蒙，一二年間回家不晚矣。」復顧瑜曰：「四哥寒暑早晚，但有所求，汝一切與之，勿以吝嗇。」女唯唯聽命，生亦拜謝。然生雖慕瑜娘之容色，及察其動靜有常，言詞簡約，知其決不敢犯。又以親情之故不敢少肆也。

表叔擇日設帳，生徒日至。雖用意於書翰之間，而眷戀瑜娘之心則不能遏也。累累行諸吟詠，不下二三十首。不克盡述，特摘其尤者，以傳諸好事者焉，以見他作亦皆稱是也。其夜，作舒懷二律，詩曰：

連城韞匱已多時，恥效荊人抱璞悲。

白壁幾雙幾地種，靈台一點有天知。

青燈挑盡難成夢，紅葉飄來不見詩。

寂寂小窗無個事，娟娟斜月射書幃。

多愁多病不勝情，悵味蕭然似野僧。

綠綺有心知者寡，白簡無字夢難憑。

帶寬頓覺詩腰減，身重應知別恨增。

獨坐小窗春寂寂，感懷傷遇思匆匆。

生自得祖姑言之後，凡有所需，無不得之。一日，生命侍童佑哥問瑜娘取檳榔，遂以蠟紙封密釀者十顆饋生，並標書於其上曰：「進御之餘，敬以五雙奉兄，伏乞垂納。」生但謂其有容色，不意其亦識字也。見之，大喜曰：「西廡之事，可得而諧矣。」乃制《西江月》詞，命佑哥持以謝云：

蠟紙重重包裹，彩毫一一題封。謂言已進大明宮，特取餘甜相奉。口嚼檳榔味美，心懷玉友情濃。物雖有盡意無窮，感德海深山重。

女見之，微微而哂，就以雲箋裁成小簡書數字以復云：

感承佳作，負荷良多。第以白雪陽春，難為和耳。

生得此簡，歡喜欲狂，不覺經史之心頓釋，花月之思愈興，他無所願也，惟屬意瑜娘而已。朝夕求問尋便，欲以感動於瑜。然瑜訓謹穩實，生挑之，不答，問之，不應，莫得而圖之。

一夕，月初出，叔孀會飲於漱玉亭上，命使女召生。生以手揮之，使先行。生徐徐後赴。至蘭房東軒之隅，海棠樹下，遇瑜獨歸。生曰：「五姐何歸之速耶？」瑜曰：「倦矣，故歸。」生曰：「久懷一事，欲以相聞，不識可乎？」女以他辭拒之，曰：「昨承佳作，健羨，健羨！」生曰：「不為是也。」女不答而去。生大慚，悒悒而赴宴，半酣而回。自是棠下之遇，不果所懷，遂制平韻《憶秦娥》以泄悵怏之意云：

憶秦娥，憶秦娥，無意奈渠何！奈渠何，一場好事，從此蹉跎。茫茫日月如梭，悠悠光景逐流波。花天月地，畢竟閒過。

一日，生就外館。女竊入其所居之軒，發其書笥，見所作之詩詞，知生之意有在也，默記歸，感歎移時。及察見生之容色變常，飲食減少，頗憐之焉。

一夕，女晚繡綠紗窗下。生行過窗年，偶念周美成詞「些小事，惱人腸」之句，瑜隔窗問曰：「四哥何事惱愁腸也？盍為我言之？」生曰：「子自思之。」女曰：「兄欲歸乎？」生曰：「不然。」女又曰：「兄思兄之情人乎？」生又曰：「非也。」女又曰：「春寒逼兄耶？」生曰：「非寒也，愁也。」女曰：「何不撥之乎？」生曰：「誰肯與我撥之？」女笑而不答。生欲進而與之語，自度不可，於是退居軒間，思向者窗前之言，乃作詞以識其事，名曰《花心動》：

萬緒千端，惱人腸事，有誰共說？多麗多嬌，有意有情，特地為人撩撥。綠紗窗晚珠簾捲，繡床貌如花模月。如簧語，一聲才歇，千愁頓雪。惟恨哀腸未竭。空惆悵，歸親又成間絕。一片乍滅，千種仍生，擁就心頭成結。琴心未必君知，何日也？山盟同設。休猜訝，不是狂蜂浪蝶。生濃墨楷書，命侍童持以示女。

女覽之，擲地曰：「我本無此意，四哥何誣人也！」童歸以告。生殆無以為懷，乃於軒之西壁畫一鶯，後題一絕於其上云：

遷喬公子匯金衣，獨自飛來獨自啼。

可惜上林如許樹，何緣借得一枝棲？

見者謂其題鶯，殊不知覺其托意於其中也。

一日，瑜之侍妾碧桃偶過生軒，歸謂瑜娘曰：「向來見西邊軒裡瓊州官人畫一鳥於壁上，甚是可愛。」瑜因伺生出，遂抵生軒，玩索良久，知其意也，乃作一詞，書於片紙之上，置於幾間而歸。詩曰：

金衣今已換人衣，開口如啼卻不啼。

自是傍牆飛不起，休悲無樹借君棲。

生歸，見瑜所和之詩，正想像間，忽見綠桃持一簡至。生啟之，魚箋爛然絢目，乃是《喜遷鶯》詞也。

嬌癡倦極，正柳困花柔，東風無力。桃錦才舒，杏花又褪，種種惱人春色。不恨佳期難遇，惟恨芳年易擲。堪據處，有東逝流水，西沉斜月。記得此去意，早築盟壇，共定風流策。也不須愁，更休煩惱，務要身親經歷。欲使情如膠漆，先使心同金石。相期也，在西廡待月，藍田種璧。生得此詞，大喜過望，願得之心，逾於平昔，每尋問便，思與女一致款曲，終不可得也。

過數日，表叔赴縣，孀又寧歸，女乃潛出，直抵生軒。生偶輟講而歸，適瑜在焉，揖而謝曰：「往日之詞，直中阿堵中，誠能踐之，雖死無憾。」瑜曰：「前詞聊以寬兄之意耳，豈有他哉？」生曰：「所謂『身親經歷』者，果歷何事耶？」女不答，遂欲引去。生掩窗扉而阻之，因謂瑜曰：「輒自二月來抵仙鄉，今則譚莢已三更矣。自從見卿之後，頓覺魂飛魄散，廢寢忘餐，奈何無間夷乘。今蒙下顧寒窗，而輒偶出適歸，抑且不先不後，豈非天意乎？而卿又欲見拒，此輒之所深不識也。」瑜曰：「兄言良是，妾豈不知而為是沾嬌哉？抑以人之耳目長也。」生曰：「為之奈何？」瑜曰：「俗語雲，心堅石也穿，但遲之歲月而已。」生曰：「青春易擲，若遲之以歲月，豈不錯過了時節哉！」瑜曰：「妾，女子也，局量褊淺，無有深謀遠慮，在兄之圖之則善矣。」言未

已，忽聞眾聲喧嘩，遂遁去，不得再語。生乃制《浣溪沙》以記其事云。

雲淡風輕午漏遲，晝餘乘興乍歸時，忽驚仙子下瑤池。有意鷓鴣窗下語，無端百舌樹梢啼，教人如夢又如癡。

一日，生陪叔孀宴於漱玉亭上，生辭倦先歸。至和樂堂側，聞有諷誦聲，生趨視之，見瑜獨立薔薇架下，拂拭落花。生曰：「花已謝落，何故惜之？」女曰：「兄何薄倖之甚耶！寧不念其輕香嫩色之時也？」生曰：「輕香嫩色時不能佇賞，及其已落而後拂之而惜，雖有惜花之心，而無愛花之實，與薄倖何異？」女不答。生曰：「往日『圖之』一言何如？」女曰：「在兄主之，非妾所能也。」忽覺人聲稍近，遂隱去。生作《減字木蘭花》一闕：

小亭宴罷，偶到薔薇花架下。忽驚蘭香，獨立花蔭納晚涼。手拈花瓣，輕輕整頓頻頻看。花落花開，厚薄之情何異哉！

又一夕，叔孀俱赴鄰家飲宴，生獨視若有失。正憂悶間，忽見瑜娘掀扉而入，謂生曰：「兄何憂之多耶？」生曰：「愁何足惜。但腸斷為可惜耳。」女曰：「何事腸斷？」生曰：「盡在不言中。」女曰：「妾試為兄謀之。」生曰：「卿言既許矣，不可只作一場話柄，恐斷送人性命。惟子圖之。」女曰：「兄尚不念圖，況妾乎？」生曰：「輅圖之熟矣。」女指牆，謂生曰：「奈此何？」生曰：「事至如此，雖千仞之山，尚不足畏，數仞之牆，何足道哉！」女曰：「所謂圖者，其計安出？」生乃以扇指示所達之路。女笑曰：「恐不然也，妾之一心，惟兄是從而已。事若不遂，當以死相謝。第恐兄之不能踐言耳。」生以手抱瑜，欲求合歡，女不從。正反覆問，忽聞叔孀回，遂出迎接。次日，生乃作《鳳凰台上憶吹簫》之句以示女云：

水月精神，乾坤清氣，天生才貌無雙。算來十洲三島，列此嬌娘。堪笑蘭臺公子，虛想像，賦詠高堂。何如花解語，玉又生香。茫茫！今宵何夕，親曾見■娥，降下紗窗。又以將合，風雨來訪。記得何時，約言難踐，空惹斷腸。腸斷處，無可奈何，數仞危牆。

生念瑜娘之言，欲實其心，奈何無路可達。將欲越危牆，恐傷身命，終日沉思，計無所出。因自思之：「惟有得向春暉堂安寢，則身可通矣。」遂稱病不起。表叔省之，生詐之曰：「近來數夜臥此軒間，才瞑目，便見鬼魅或牛頭或馬面等來相擊鬧，心甚怖焉。但以精神恍惚所至，不以為意。昨夜又夢一長牙者，語余曰：『明日大王來請你，你勿復起。』不覺今日身體沉重，不能起也。」叔聞此語，大驚，遂移之東軒，命其小子名銘者伴生寢焉。生私念：「本欲設計尋入中堂，只得移向東軒，無以異於西軒也。」至夜半，伴狂大叫，舉家驚視。生良久始言曰：「向見一人冠黃巾，同昨所見長牙者坐，罵余曰：『我叫你莫起，你強要起。』黃巾者曰：『大王請先生去作平賊露布耳，無他也。』言未已，又見一紅髮尖嘴者至，促曰：『連忙去，無羈滯。』將扶餘出，我與之抵敵良久。喜諸人起來，散去。不然，被伊捉去矣。」祖姑聞言大驚，令人請良巫祈禳。生乃厚賂巫者，命伊言曰：「若在此宿臥，恐性命難保。除非移入中堂，則無事矣。」彼時即移生入中堂。生病漸安，日則肄業於軒間，夜則居宿於堂上。

後第三夜，生謂諸侍伴曰：「今宵服藥，忌人見，你輩回後問宿歇。」至夜靜，生步入蘭房西室之前，正見瑜於月桂叢邊焚香拜月，生潛出，立牆蔭以俟之。聞其微吟云：

爐煙裊裊夜沉沉，獨立花間拜太陰。

心事不須重跪訴，■娥委是我知心。

瑜吟訖，突見生至，且驚且喜曰：「聞兄被魅，今夜乃得至此耶？」生曰：「若非被魅，安能得會卿於此乎？」相與攜手入室，明燈並坐。生熟視之，容貌愈嬌，肌膚愈瑩，情不能忍，乃曰：「我腸斷盡矣。」欲挽女以就枕。女堅意不從，因謂生曰：「妾與兄深盟密約，惟在乎情堅意固而已，不在乎朝朝暮暮之間也。苟以此為念，則淫蕩之女也。淫蕩之女，兄何取耶！」生曰：「卿雖不從，輅之至此，設使他人知之，寧信無他事也？」女曰：「但秉吾心而已。」生雖不能自持，然見其議論，生亦喜其秉心堅確，不得已而從之，遂相與終夜坐談。女曰：「妾嘗讀《鶯鶯傳》、《嬌紅記》，未嘗不掩卷歎息，自恨無嬌、鶯之姿色，又不遇張生之才情，自見兄之後，密察其氣概文才，固無減於張、申，第妾鄙陋之質，有愧二女不足以感君耳。」生曰：「卿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且當時，鶯鶯有自選佳期之美，嬌紅有血漬其衣之驗，今宵之遇，固不異於當時也。而卿之見拒，何耶？抑亦以愚陋之跡，不足以當清雅之意耳，將欲深藏固蔽，以待善價之沽也？」女正色而言曰：「妾豈不近人情者，但以情慾相期，美滿於百年也。假使今日苟圖一時之樂，玉壺一缺，不可復補，合盃之際，將何以為質耶？」生曰：「此事輅任之，勿慮也。但不如此不足以表情之交乎，卿請勿疑。」女曰：「諺語有云：『但得王湖風月在，不愁無處下金鈎。』正此之謂也。兄自此勿復舉矣。」生興稍闌，乃口念《菩薩蠻》詞以贈之：

不因色膽如天大，何緣得入天台界？辜負阮郎來，桃花不肯開。芳心空一寸，柔腸千萬束。從此問花神，何苦逼人情？

女亦口念《西江月》以答生云：

借問朝雲暮雨，何如地久天長？慙慙致語示才郎，且把芳心頓放。

苦戀片時歡樂，輕飄一點沉香。那時三萬六千場，樂爾無災無障。

自後，生凡數次就瑜，瑜終固執如前，委道百端，略不經意；或與並坐，或與並臥，見生才有異意，即厲色正言以拒之。生作《望江南》詞以示瑜焉。

堪歎處，空到碧紗廚。一寸柔腸千寸斷，十回密約九回孤，夜夜相支吾。駒過隙，借問子知乎？弱草輕塵能幾許，癡雲閣雨待何如？後會恐難圖。

生情不能已，復繼之以詩一絕云：

青鸞無計入紅樓，入到紅樓休又休。

爭似當初不相識，也無歡喜也無愁。

女見詞與詩，笑曰：「兄豈不喻往夜之言乎？」生曰：「餘豈不喻？但以興逸難當，姑排遣之耳。」暨晚，生歸獨坐，自思：「費盡心機，得達女室，終不見從，必無意於己也。」

至夜，復思：「不如與女作別。」至則長吁短歎，憑几而臥，終不與女一言，問之亦不答。百般開諭，逼勒再三，始一啟口曰：「我今夜被你斷送了也。」女大悟，謂生曰：「兄果堅心乎？」生曰：「若不堅心，早回去矣。」女因呼碧桃添香，呼生共拜於月下，祝曰：「妾瑜，生居深閨，一十七歲於茲矣。今夕以情牽意絆，不得已，以千金之體許之於情人辜輅者，非惟有愧於心，亦且有愧於月也。敬以月下共設深盟，期以死生不忘，存亡如一，無負斯心，永遠無也。苟有違者，天其誅之。」祝罷，挽生就寢，因謂生曰：「妾年殊幼，枕席之上，漠然無知，正昔人所謂『妖姿未慣風和雨，吩咐東君好護持。』望兄見憐，則大幸矣。」生笑曰：「彼此皆然。」遂相與並枕同衾，貼胸交股。春風生繡帳，溶溶露滴牡丹開；檀口香腮，淡淡雲生芳草溫。曲盡人間之樂，不啻若天上之降也。雖鴛鴦之交頸，鸞鳳之和鳴，亦不足形容其萬一矣。輾轉之際，不覺血漬生裙。女乃起而剪之，謂生曰：「留此以為他日之驗。」生笑而從之。女以口念《虞美人》詞以贈生云：

平生恩愛知多少，盡在今宵了。此情之外更無加，頓覺明珠減價玉生瑕。霎時喪卻千金節，生死從今決。祝君千萬莫忘情，堅著一鈎新月帶三星。

生亦口念《菩薩蠻》詞以答女云：

春風桃李花開夜，燭燒鳳蠟香燃麝。魚水喜相逢，猶疑是夢中。感情良不少，報德何時了。細語問鶯鶯，何人解此情？

瑜得生詞，謝曰：「妾今夕溺於兄之情愛，故致喪身失節，殊乖禮法，非緣兄亦不至此也。幸為後日之圖，則妾之終身庶得所托矣。」生曰：「五姐千金之身為我而喪，猶當銘肝鏤骨以報子之深恩矣，豈肯負月下之盟耶。」

自後，生夜必至。一夕，謂女曰：「我以親舅托於門下，人皆罔知，誠恐他日此事彰聞，親庭譴責，何顏重上春暉堂乎？」瑜曰：「妾雖女流，亦頗知禮，豈不知輅之可嘉，失節之可丑！以兄之情牽意絆，遂至於斯，倘他日事情彰明，尋奉巾櫛於房幃之

中。事若不果，當索我於黃泉之下矣。」相與泣下數行。

又一夕，生復赴約，女目生良久，曰：「觀子之容色辭氣，決非常人，他日得侍房幃，則雖不得為命婦，亦不失為士夫之妻耳。苟流落俗子手中，縱使金玉堆山，田連阡陌，非所願也，惟兄之是從而已。」生感其節義，作詩以贈云：

水月精神冰雪膚，連城美璧夜光珠。
玉顏偏是書中有，國色應言世上無。
翡翠衾深春窈窕，芙蓉褥軟繡模糊。
何當喚起王摩詰，寫出和鳴鸞鳳圖。
女亦吟一律以答生云：

多感陽春一氣嘘，吹開玉砌未生枝。
合歡幸得逢蕭史，快睹曾應識紫芝。
碧沼鴛鴦交頸處，妝台鸞鳳下來時。
此情縱有成終始，莫把平生雅志虧。

初，瑜父選民間女之豔色者以為媵，得八人焉。分四與瑜：曰碧桃，曰絳桃，曰仙桃，曰小桃；分四與瓊：曰臘梅，曰月梅，曰春梅，曰素梅。父命姆誨之，皆頗識字曉音律。自瑜交通生後，四桃心懷憂懼，惟恐事泄，罪及於己。一日，四桃上書諫曰：

娘子生長名門，深居幽閨，世榮封襲，家極華腴。況且仙態芳菲，懿德清淑，才華充瞻，妙手精工，芳名洋溢乎三洲，美譽昭彰於十邑。尚不保身律己，卻乃失節喪身，理義有虧，彝倫敗。倘或閨中事露，門外風聞，非惟有污損於己身，抑且玷辱於父母。親庭譴責，他人笑譏，名節蕩然，性命難保。誠恐楚國亡猿，禍延林木，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。後悔難追，噬臍莫及。苟能先事改過自新，勿蹈前非，待時而動，則娘子幸甚，妾輩亦幸甚！

瑜得書，覽畢，喟然歎曰：「爾言良是，但餘既以死許辜生，背之不祥。今日之事，其咎在餘，諒必不相累也。」碧桃曰：「其然，豈其然乎！娘子若不自新，我輩終有去志。」瑜泣而諭之曰：「餘與辜生牽情溺已而成痼疾，身可死而情不可解也。雖蘇張更生，不能移吾之初志耳。汝欲去則去之。」四桃同泣而應之曰：「妾輩侍奉閨幃，已非一日。娘子開心見誠，推恩均惠，感戴不已，補報無由。倘若事露，娘子捐身，妾輩安能獨存，誓必不相負也。」乃相抱啼噓而泣久之。至暮，生至，女乃出所吟詩並四桃所諫書以示。生讀之赧然。

一輪明日本團圓，才被雲遮便覺殘。
欲把相思從此絕，別君容易望君難。

自後，暮聚曉散幾月餘，溫存繾綣之情，益以加矣，不覺大火西流，金風又起。父母以生久別，遣僕持書促歸甚急。生得書，言之叔孀，治裝將為歸計。生至夜復抵女室，告以將別之由。二人不忍離別之情，見於顏色，短歎長吁，悲不能已。久之，女徐拭淚曰：「第無傷感，且盡綢繆，未知後會何時也？」生曰：「我去三兩月，必至再來，子勿勞苦構思成疾，此特暫別而已。」女乃吟詩二絕以別生云：

烏啼月落滿天霜，執手相看淚滿眶。
明月相如歸去也，文君從此倍淒涼。
秋雨梧桐葉落時，悲秋懷抱正淒淒。
多情自古傷離別，莫笑鶯鶯減玉肌。
生乃以玉耳環饋女，並留題一絕云：
黃雀銜來已數年，別時留取贈嬋娟。
莫將閒事縈衷曲，常把佳音在耳邊。

暨晚，生以他事不果行。至夜，女命侍女以白金十錠、青布四端、花巾二十條、裙帶二十雙並詞一闕以贖生。詞名《柳梢青》：

南陌花殘，西廂月暗，風雨淒淒。見說君歸，明鬆金釧，暗減玉肌。 吁嗟後會難期，將何物，表人別離。萬斛離愁，千行情淚，兩地相思。

生亦立綴排十韻以贈女別云：

驅馳來戚里，特地探仙鄉。
推館開紗帳，攔階隨雁行。
二天恩不斷，一德感難忘，
況復蒹葭質，親陪蘭蕙旁。
塵埃沾潔節，襟袖染餘香。
月下深盟固，花邊思語長。
絕勝魚得水，何異鳳求凰。
只謂歡娛永，誰知歸思忙。
百年終有在，一別不須傷。
若問重來日，橙黃與菊香。

生別，至家之後，行止坐臥，食息起居，無非為女記憶也；經史家事，略不介意，終日昏昏而已。先是，城之西北隅有林曰邁游，山明水秀，多生佳麗。有名小醜者，字微香，亦美麗超群。其俗有紡紗場之習，生嘗游畋其間，與之亦相好。生有詩以贈之曰：

生長茅茨在邁游，微香兩字動炎舟。
玉般溫潤蘭般馥，花樣嬌妍柳樣柔。
巧笑千金蘇氏小，清歌一曲杜家秋。
也知好事人人愛，不可明知但暗求。
微香緝知生歸，意其必訪己也。日日候待，杳無消息，疑其必有他遇而忘己也，乃效溫飛卿體作《懊恨曲》以怨之云：
蓮藕抽絲那得長？螢火作燈那得光？
薄倖相思無實意，可憐蝶粉與蜂黃。
君何不學鴛鴦鳥，雙去雙來碧紗沼。
蘭房白玉尚拋捐，何況風流雲散了。
大堤兒女抹翠娥，貴財賤德君知麼？
夭桃濃李雖然好，何似南山老桂柯。
悠悠萬事回頭別，堪歎人生不如月。
月輪無古亦無今，至今長照丁香結。

微香親書於鸞箋之上以寄生。適生之友王仲顯者與生檢閱詩書，得此曲，問：「誰之筆也？」生以實告。遂與王生共探之。微

香以生久別，見生至大喜，而生憂悶之懷淒然可掬。微香以王生在，亦不詰生。

迄至夜分，王生倦而寢矣，微香乃調生曰：「自從君之別妾也，不覺烏兔沉東西矣，而妾思君之心不啻若大旱之望雲霓也，深藏固蔽以待君久矣。近聞君歸，喜動顏色，思得一見而無由。今夜既蒙垂顧，正當繼繼以償契闊之情，而君之短歎長吁，愀然不樂，何也？豈非疑妾有外意，抑亦君有外遇乎？」生曰：「感子之情，亦已多矣。奈何將新變故易，以故變新難。」微香笑曰：「妾之言果不差矣。君盍均而惠乎？」生不答。微香曰：「君寓臨邑，所遇者得非臨邑之人乎？」生曰：「然。」復問：「女為誰名？何氏之女也？」生不肯言。再三逼勒，良久，始言曰：「子亦我之情人也，語亦何害。子宜秘之，勿言其姓名於人，斯可矣。微香指燈而言曰：「我若違子之囑，有如此燈。請言之，勿慮也。」生乃曰：「黎氏，名瑜娘，字玉真。」微香歎息而言曰：「此女無雙也。其麵糰而光，其質富而潤，其目凝而澄，其聲清而婉，果然乎？」生曰：「子之言，若親見也。何以知之？」微香曰：「妾之表親有善穿珠者，前日往臨邑，知黎土官宅有此女也。且聞其善詩，有作贈君否？」生乃誦其《柳梢青》與微香，微香擊節歎曰：「才貌兼全，真天上之人也。子之視我如土塊，不亦宜乎！」乃綴《滿庭芳》一闋自歌以賀生：

月下歌聲，風前笛韻，遙思當日風流。枕邊言語，尤記在心頭。玉■叮■，別後空惆悵，永巷閒幽。行雲去，才離楚岫，卻又入瀛洲。仙境裡，奇逢姝麗，端好綢繆。羨金桃玉李，鳳偶鸞儔。一個文章清雅，一個體態嬌柔。誰念我，雕欄獨倚，一日似三秋。

生觀訖，起謝曰：「餘受卿之情不為不多，負卿之罪亦不為不少。」立綴《木蘭花》一闋以答之：

念當時行樂，烏乍落，兔乍生。向花下重門，柳邊深巷，弄笛三聲。畢聲斷，柴門啟，見花顏玉臉笑相迎。喜氣春風習習，歌喉山溜冷冷。自從別後阻歸程，非是我無情。奈故思漫漫，新歡款款，誓下深盟。情已固，心意誰評？從今長揖謝芳卿。腸斷紛紛紗場上，月輪依舊光明。

明日，生與王仲顯回歸。抵家後，因念微香之語，乃賦長歌一篇以貽之云：

我生幸值昇平時，春風和氣長熙熙。
幸今喜在繁華地，山水清佳人秀麗。
此生此世豈徒然，好展情懷樂所天。
不須貪富貴，何必求神仙。
萬歲虛生耳，縱有千金亦須死。
世間萬事非所圖，惟慕嬌嬈而已矣。
君不見，卓文君，至今千載芳名傳。
古人今人同一致，有能逢之亦如是。
人生少年不再來，人生年早少開懷。
黃金買笑何足吝，白璧偷期休更猜。
我曹不是風流客，懶向金門獻長策。
腳跟踏遍海天涯，久慕傾城求未得。
親家有貌傾長城，養在深閨十八齡。
蕙性芳心真慧敏，玉顏花貌最嬌婷。
春山遠遠秋波淺，嫩筍纖纖紅玉軟。
暗麝芬芬百合香，綠雲繞繞雙烏綰。
上迫能字衛夫人，下視工詩朱淑真。
柳絮才華應絕世，梅花標格更超群。
雲閣霧閣深深處，羅幃錦帳重重貯。
絕似■娥住廣塞，世人有恨無由睹。
記得春光三月天，曾尋流水到桃源。
春暉堂上分明見，晚繡窗前款語言。
童僕往來傳意緒，詩詞絡繹通情素。
數向花前密約時，同於月下深盟處。
燭搖紅影照蘭房，香噴清煙襲象床。
一線枕痕生玉暈，碧梧枝上鳳求凰。
芳情百紐丁香結，真心一點薔薇血。
個中頓覺兩心知，妙處偏難向人說。
朝朝暮暮戀高唐，忘卻人間日月忙。
回望白雲歸思切，金刀寸寸斷人腸。
美滿意情呻吟絕，銷魂怕唱陽關疊。
依依牛女隔星河，杳杳行雲歸楚峽。
香羅重結又何時，惆悵西風淚濕衣。
舊恨牽連推不去，新愁鬱結有誰知？
惟有知情舊知己，每把甘言慰愁耳。
多承佳惠感難忘，自覺違心慚不已。
徐徐思後更思前，回首西風亦悵然。
應是前生曾種福，今生偏得美人憐。

微香得此歌，以示其同伴，眾口稱誇，乃用手卷以贈生，名《雙美》，請善畫者繪圖於其首。微香又攄妙思，作《並美序》一篇以冠其端，復繼之以長歌一篇，以傳好事者：

瓊南人物傾天下，才子佳人兩無價。
吳門錦裡何足數，蓬島瑤池此其亞。
畫堂重重閉廣寒，青聰白馬躍金鞍。
奇才美貌皆潘岳，膩體香肌盡弱蘭。
弱蘭潘岳今何許，聽說瓊林鸞鳳侶。
鳳友鸞朋絕世無，一雙兩好真無比。
天與風流年少郎，聲名籍甚動炎荒。
鳳翥驥子麒麟種，繪句文章錦繡腸。
往來灑落起塵俗，繡虎雕龍總入目。
萬卷詩書劉曾風，千首詞曲要同淑。

清風明月四清香，勝景名山足遍經。
曾向朱崖開絳帳，忽從威里遇娉婷。
娉婷自是豪家子，長養綺羅叢隊裡。
天上麗質自起群，百媚千嬌誰與比。
水月精神冰雪肌，芙蓉如面柳如眉。
春山淡淡橫蛾黛，秋水盈盈漾碧漪。
飄飄柳絮才情絕，戛玉鑿金滿箱帙。
光風溜溜泛崇蘭，碧澗溶溶涵皓月。
久擅芳名蕩海天，風流年少總誇研。
笑他有眼何曾見，羨子相逢豈偶然。
偶然相逢真奇遇，時人那得知幽趣。
紅葉飄時傳麗情，緋花泛水知山路。
直入蓬萊第一層，雲軒謁拜許飛瓊。
鮫綃帕上題佳句，鵲尾爐前結好盟。
黃鸞喚友遷喬木，丹鳳求凰棲翠竹。
醉風芍藥暗生香，著雨夭桃紅杏肉。
絕似■娥下月宮，宛如神女在巫峰。
翻嫌月殿非人世，卻笑巫山是夢中。
何似相逢明盛世，早能償此風流債。
負茲通古通今才，遇此傾國傾城態。
傾國傾城世無多，通古通今誰復過。
絕勝蘭香伴張碩，宛然蕭史共秦娥。
秦娥蕭史雖無比，不過如斯而已矣。
天香國色產南方，不讓中州獨專美。
嗟予與子素相知，記得紗場夜月時。
浪作狂歌贊並美，聊傳盛事記佳期。
有善兒者，它純叔，微香之姪也。年最妙，亦善歌詞，繼詩於卷上曰：

才子風流正少年，佳人窈窕更嬋娟。
一雙兩好真無比，百媚千嬌出自然。
瑤樹琪花欺眾卉，金山玉海冠群賢。
聞君此遇真奇異，故獻風流並美篇。

有何真者，字潔節，亦繼詩曰：
好事多偏自古然，佳人才子貴雙全。
文君司馬誇重見，崔氏張生豈獨專。
竊玉偷香輸妙手，連珠合璧羨良緣。
雲英若問紗窗事，為道花開月未圓。
生得卷，感三美人之厚意，亦作一律以謝之：

雲錦霞箋照眼明，長篇短韻總含情。
微香妙手奇還健，純叔新詩宛更清。
團也相應如小小，真兮端不讓瓊瓊。
朝思暮想心常念，欲報深恩愧未能。

生自別瑜娘之後，倏爾斗柄三移，而相思之心如一日也。奈鱗鴻杳絕，後會無由。是月某日，適值祖姑生誕，乃托所親，言於父母曰：「某日祖姑誕辰，理當往賀。何吝四哥一行，而不使之往慶之耶？」父母從之。次日，遂命生起行。

既至，表叔一家見生，莫不欣然喜其再至。於是復館生於清桂西軒之下。生遍視，窗軒如故，詩畫若新，惟庭前花木有異耳。不勝舊游之感，遂吟近體一律以寓意云。詩曰：

一年兩度謁仙門，前值春風後值冬。
草木已非前度色，軒窗還是舊遊蹤。
重臨楊柳三三徑，專憶高唐六六峰。
知是盟深應不負，虛言萬事轉頭空。

生至數日，不能與瑜一語。因設臥中之計，尚未克果，而祖姑之壽日屆矣。乃制《千秋歲令》一首以慶壽云：

菊遲梅早，報導陽春小。坡老說，斯時好。北堂萱草茂，南極箕星皎。人盡道，群仙此日離蓬島。寶炬紅光耀，金獸祥煙裊。絲竹嫩，蟠桃老。永隨王母壽，卻笑□鏗天。畫堂年年，膝下斑衣繞。

後二日，生侍祖姑於春暉堂上，忽見堂側新開一池，乘隙處趨往視之，正見瑜倚牆觀畫，生笑而言曰：「不期而遇，天耶？人耶？」瑜娘曰：「天也，豈人之所能也。不期然而然，非天而何？」遂挽生共坐於石砌之上，且曰：「此地僻陋，人跡罕到，姑坐此，徐徐而入可也。」遂相與訴其間闕之情、夢想之苦，自未及酉，雙雙不離。忽聞呼喚之聲，女遂辭去，復顧生云：「自此路可以達妾室，兄其圖之。」生頷而歸館。

至更深夜靜，生遂窺垣而入，直抵女室。時女已睡熟矣。生叩窗良久，女始驚覺，欣然啟扉相迓，攜手入室，添燈共坐。生謂女曰：「自別之後，思子之心，恍然在前，忽然在後，未嘗一日而離也。所噓所吸，所起所止，何者而非相思乎！」女曰：「非特兄也，妾亦皆然。待兄久不至，聊集古句一絕，方憑几而臥不覺酣矣。」生問：「詩安在？」乃出以示生。詩曰：

月娥霜宿夜漫漫，鬢亂釵橫特地寒。
有約不來過夜半，月移花影上欄杆。
生覽畢，亦口占律詩一首云：

再到天台訪玉真，入門一笑滿明春。
羅幃繡被雖依舊，璧月瓊枝又是新。
可喜可嘉還可異，相恰相愛更相親。
何當推廣今宵事，永作天長地久人。
女亦口占以和之：
洞房今夜降仙真，軟玉溫香滿被春。

慢說別離情最苦，且誇歡會事重新。
意中有意無他意，親上加親愈見親。
欲得此情常不斷，早尋月下檢書人。

是日，二人眷戀之情，逾於往昔。一日，生攜微香手卷示瑜。看未畢，怒曰：「祝兄勿多言，卻又多言！妾之名節掃地矣！」生解說百端，女終不與一言。後夜復往，堅閉重門，無復啟矣。女方悔己前非，咎生薄倖，終日閉門愁坐，對鏡悲吟，一二日間才與生相見。見之，亦不交半語。凡半月間，生不能申其情，悵快滿懷，大失所望，乃述近體一律以示之。詩曰：

巧語言成拙語言，好姻緣作惡姻緣。
回頭恨拈章台柳，赧面慚看大華蓮。
只謂玉盟輕蕩泄，遂教鈿誓等閒遷。
誰人為挽天河水，一洗前非共往愆。

女玩味良久，始笑曰：「兄寓此久矣，盍歸訪紗場之情人乎？」生曰：「卿何以出此言也？獨不記月下深盟乎？且輅當時不合失於漏泄，罪咎固無所逃矣。然古人有言曰：『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。』遽忍以往者之小過而阻來者之大事乎？」瑜回嘆曰：「兄之心金石不渝，妾之怒聊以試兄耳。」亦續吟一律云：

一洗前非共往愆，從今整頓舊姻緣。
聲名蕩漾雖堪怨，情意慇懃尚可憐。
任是春光走漏泄，忍教月魄不團圓。
莫言幽約無人會，已被紗場作話傳。

自此之後，情好如初。一日，以前卷展開評論，瑜曰：「微之才調何如？」生曰：「卿乃天下之碧桃，月中之丹桂，彼不過微芳小豔而已，豈敢與卿爭妍媸也？正昔人所謂西施、王嬙爭洗腳臉，與天下婦人鬥美者也。」女感其言，乃吟《長相思》詞一闋以戲生：

大巫山，小巫山，暮暮朝朝雲雨間，誰憐鳳偶閒？ 歌已闌，樂已闌，才向瑤台覓彩鸞，金波依舊團。

一夕，天色陰晦，生與瑜待月久之，乃同歸蘭室，席地而坐，盡出其所藏《西廂》、《嬌紅》等書，共枕而玩。瑜娘曰：

「《西廂記》如何？」生曰：「《西廂記》，不知何人所作也。考之於唐，元微之嘗作《鶯鶯傳》並《會仙詩》三十韻，清新精絕，最為當時文人所稱羨。《西廂記》之權輿，其本如此也歟？然鶯鶯有詩寄引生云：『自從別後減容光，萬轉千愁懶下床。不為旁人羞不起，為郎憔悴卻羞郎。』此詩最妙，可以伯仲義山、牧之，而此記不載，又不知其何故也。且句語多北方之音，南方之人知其意味者罕焉。」瑜又問：「《嬌紅記》如何？」生曰：「亦未知其作者何人，但知其鋪敘格局，井井有條而可觀，模寫言詞朗朗可聽而不厭也，苟非有製作之才，焉能若是哉！然其諸小詞多鄙猥，可人者僅一二焉。子觀之熟矣，其中有何詞最佳？」瑜曰：「《一剪梅》。」生曰：「以餘看之，似有病。」女曰：「兄勿言，待妾思之。」頃曰：「誠有之。」生曰：「何在？」曰：「離有悲歡，合有悲歡乎？」生笑道：「夫離別，人情之所不忍者也。大丈夫之仗劍對樽酒，猶不能無動於心，況子女之交者。其曰離有悲，固然也；離有歡，吾不之信也。至若會合者，人情之所深欲者也。雖四海五湖之人，一朝同處，而喜氣亦有不期然而然者，況男女交情之深乎？謂之合有歡，不言可知矣；謂之合有悲，吾未之信也。」瑜曰：「兄以何者為佳？」生曰：「『如此鍾情夸所稀，吁嗟好事到頭非；汪汪兩眼西風淚，灑向陽台化作灰』一詩而已。」瑜曰：「與其景慕他人，孰若親歷於己？妾之遇兄，較之往昔，殆亦彼此之間而已。他日幸得相逢，當集平昔所作之詩詞為一集，俾與二記傳之不朽，不亦宜乎？」生感其意，乃口占一曲，自歌以寫懷云。歌曰：

西江月尚團圓，錦江水尚潺潺，荒墳賤賤總摧殘，回首真堪歎。回首真堪歎，可憐骨爛名難爛。殘篇留得在人間，付與多情看。待月情懷，偷香手段，這般人真好漢。想崔、張行蹤。憶申、嬌氣岸，相對著腸頻斷。此情此恨，我爾相逢豈等閒。須教通慣，休教明判，若還團圓，且作風流傳。

初，生與女交通後，收斂行蹤，無罅隙之議，故人無知者。及其再至，情慾所迷，罔有忌憚，一家婢妾，皆有所覺，所不知者，惟瑜父母而已。瑜亦厚禮諸婢，欲使緘口，奈何各懷舊憾，皆欲白之。自度不可久留，乃設歸計。尚未果也，忽一婢懼事露而罪及己，竊言之祖姑。祖姑以生之馴謹達禮，必無此事，反答其婢。自是眾口漸息。時又叔孀同寓別館，況又祖姑昏耄，不知防備，始大得計，略無畏懼之心，暮樂朝歡，無所不至。

一日，生與女同步後園晴雨軒中，徘徊觀行。正談謔間，而瑜之弟黎銘值而見之。生大駭，恐言於叔孀，乃厚結銘心。初，生有一琴，名曰「碧泉」，平生所嗜好者，銘嘗問取，生不之與，至是而遺焉。雖得銘之歡心，然而諸婢切切含恨，惟待叔孀回而發其事。生自思其形跡不寧，「設使叔孀知之，負愧無地矣！」托以歸省，告於祖姑。祖姑固留之再三，生終不從。瑜夜潛出，與生別曰：「好事多磨，自古然也。歡會未幾，讒言禍起，奈之何哉！兄歸，善加保養，方便再來，毋以間隙，遂成永別，使設盟為虛言也。」因泣下而沾襟。生亦掩淚而別。女以《一剪梅》詞一闋並詩一首授生，曰：「妾之情意，竭於此矣。兄歸，展而歌之，即如妾之在左右也。」詞曰：

紅滿苔階綠滿枝，杜宇聲歸，杜宇聲悲。交歡未久又分離，彩鳳孤飛，彩鳳孤棲。 別後相逢是幾時？後會難知，後會難期。為言何以表相思？一首情詞，一首情詩。

詩曰：

萬點啼痕紙半張，薄言難盡覺心傷。
分明一把離情劍，刺碎心肝割斷腸。
生亦綴《法駕引》詞一首以別女云：

歸去也，歸去也，歸去幾時來？峽口雲行仙夢杳，雨中花謝鳥聲哀。落葉滿空階。 真個是，真個是惱人腸。沙上鴛鴦棲未穩，枝頭鸚鵡叫何忙。相對淚沾裳。 須記得，須記得月前盟。料必兩人扶一木，莫移鉤月帶三星。了此此生情。

女覽畢，謂生曰：「往者適游諸女所贈之詩，意甚忠厚，今將薄禮寄兄以饋之，可乎？」生曰：「可。」女乃命侍女取花巾十條、裙帶三十三雙，與生收訖。女含淚再拜而別。生既歸家後，命僕以女所寄之物送與微香。微香寄聲於僕曰：「寄語四郎：彼豈不知趙姬之言乎？」僕歸以告。友王仲顯在焉，生微笑之。友曰：「何謂也？」生曰：「按《左傳》趙姬有言曰『好新慢故易』，微香特諷予也。」次日，覆命僕持書以貽。微香展而視之，乃唐體詩一律：

傳與多情舊故人，幾乎為爾喪良姻。
空懷杜牧三生夢，難化瞿曇百億身。
雨散雲收成遠別，花紅柳綠為誰春？
不堪回首紗場上，風雨瀟瀟月一輪。
微香靜而思之，終疑於「為爾喪良姻」之句，欲生之來以實之，亦次韻一律以答之。詩曰：
彼情人是我情人，就說無因亦有因。
千里相思愁裡句，幾番歡會夢中身。
天邊依舊當時月，洞口時非往日春。
若念小樓移手處，重來花下賞冰輪。

生感其意，復以詩一律而絕之焉：

紡紗場下好情緣，回首西風倍慘然。

已按赤繩先繫足，免勞青鳥再銜箋。

任從柳色隨風舞，莫惜韶光徹夜圓。

不是憐新違舊約，由來好事兩難全。

微香得此詩，知生之絕已也，然而慕生之心，未嘗少替，亦和一律以答生云：

紡紗場下舊情緣，怕說情緣只默然。

今日翻成班氏扇，當時休制薛濤箋。

玉蕭已負生前約，金鏡偏教別處圓。

自是人心多亦易，休言好事不雙全。

生時名籍甚，郡邑咸欲舉生為庠生。生父愛子，不欲遠涉利途，恐致離別之苦。然而眾論紛紛，無時休息。生潛喜，乘間言於父母曰：「除非出外可避。」父喜曰：「可往祖姑家少避五六個月，眾口無不息矣。」生曰：「如或官司逼勒，如何？」父曰：「只言隨伯父之任可也。」父即日命促裝起行。

既至，祖姑一家欣喜，待禮如初。生告所來之由，叔曰：「倘不厭寒微，姑寓於此，朝夕與諸生講明理義，此某之所深幸也。」生拜謝，退居所寓之軒，偶見綠紗窗上題詩一絕云：

壁上鶯還在，梁間燕已分。

軒中人不見，無語自消魂。

生知是瑜之筆，亦書一絕於其旁曰：

腸斷情難斷，春風燕又回。

東風和且暖，雅稱結雙飛。

生思玩間，忽見瑜娘獨至，且喜且悲，再拜謂生曰：「兄真信士也。緣自兄歸之後，媒妁議姻，逮無虛日，父母亦有許之者，但未成事耳。妾心想，迫於父母之命，不得已而飲恨於九泉之下，不及與君訣別為欠。今幸不死，尚得相見，殆天意乎！未審計將安出？」生曰：「此輅之所以日夜切思者也。蓋嘗思之有三不可：親戚不可為婚，一也；父母之命不可違，二也；不敢言於父母，三也。為今之計，惟在乎卿主之而已。」瑜曰：「凡妾可力為者，敢不自效！望兄指引，斯善矣。」生密附於女耳邊低言。女曰：「正合妾意。」言未已，忽聽籠中鸚鵡叫：「大人回！大人回！」女聞之，遂遁去。臨行，反顧生曰：「蘭房之約，三更後四更前，正其時也。妾倚窗劣矣。」生許之。

是夜，月明如晝，萬籟無聲，生視諸僕皆睡熟，輕步潛至女室。女正倚窗而立。相見之際，喜不自勝。生欲挽之就寢，女曰：「醜陋之質，於兄故不敢辭，但以月明花開之景，不可常得，思與君少同佇賞，以度良宵耳。」生然其言，遂並立於玩月亭右廂階下。俄而，婢女數輩捧鑾羞至，羅列滿前。二人相與勸酬，極盡歡曲。女曰：「人會幾何，既逢佳景，可無述作以記之乎？」生曰：「短章寂寥，片文拘泥，與其合筆而和題，孰若同聲相應，亦足以見吾二人之敵也。」瑜曰：「就以『月夜喜相逢』為題，五十韻為率。」

生即為首倡曰：

今夕是何夕，奇逢不偶然。

況當明媚景，正是豔陽天。（生）

爛爛星珠燦，圓圓月鑿圓。（女）

風輕萬籟寂，露■百花鮮。（生）

河影清還淺，奎纏斷復連。（女）

乾坤真罔極，光景自無邊。（生）

大地冰壺隱，長空雪浪翻。（女）

連枝橫鑿發，素暈隔簷穿。（生）

更漏轉三鼓，槐蔭過八磚。（女）

溶溶春似海，緩緩夜如山。（生）

織女偷情看，■娥著意憐。（女）

千年逢一會，二鳥降雙仙。（生）

談笑幽亭上，追隨小院前。（女）

分明雙美具，端的四兼全。（生）

舊恨應皆釋，新愁覺欲顛。（女）

重來諧素約，又共展華筵。（生）

何須金石奏，且把海螺傳。（女）

美酒傾珠落，香羹和玉涎。（生）

膾用金刀切，茶將活火煎。（女）

冰壺雙髻執，羅扇小鬟掾。（生）

並枕挨肩玉，低鬟動髻嬋。（女）

柔腸頻眷戀，蓮步漫周旋。（生）

紅袖深藏筍，羅衣懶上船。（女）

獻酬多節重，議論每牽纏。（生）

不必宣金石，何勞奏管弦。（女）

休辭同坐久，且共把詩聯。（生）

共吐珠璣唾，同裁月露篇。（女）

聲聲爭響亮，字字競鮮妍。（生）

可羨唐商隱，（女）

堪誇燕麗鮮。（生）

新清開府句，（女）

秀麗薛濤箋。（生）

佳興如流水，（女）

神詞若湧泉。（生）

孟郊應退舍，（女）

蔡琰可齊肩。（生）

轉戰敵逢敵，詞玄又玄。（女）
刻藤煩字掃，香劑倩思研。（生）
宴罷情將困，吟成意尚牽。（女）
掀幃香自馥，入室步爭先。（生）
好事雖多外，佳期喜獨偏。（女）
笑攜雙玉手，共臥五花氈。（生）
蓮步移紅玉，珊瑚墮翠鈿。（女）
交加連理樹，掩映並頭蓮。（生）
色膽大如斗，麗情深若淵。（女）
耳邊言切切，心上意懸懸。（生）
鳳蠟搖紅影，龍涎薰碧煙。（女）
情癡疑是夢，骨冷不成眠。（生）
纏繆兩情好，綢繆一意專。（女）
既如魚水樂，又似漆膠堅。（生）
了畢平生願，深酬宿世緣。（女）
愈親須愈敬，相守莫相捐。（生）

密約長如此，深盟永不遷。任他滄海竭，此樂尚綿綿。

聯成，女出雲箋，命小桃書之。書畢，已四鼓矣。不復就枕，但立會而已。生口占一絕曰：

名花並立笑春風，誰識常空一竅通。

欲驗佳期何處見，白羅襪上有殘紅。

自是之後，幽會佳期，殆無虛日；眷跡之情，親昵之意，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。所作詩詞，不可盡述，姑記含蓄意深者八絕：

昨夜東風透玉壺，零零湛露滴真珠。

寄言去問飛瓊道，曾識人間此樂無？

一線春風透海棠，滿身香汗濕羅裳。

個中好趣惟心覺，體態慳忪意味長。

寶鴨香消燭影低，波翻紅浪枕邊欹。

一團春色融懷抱，口不能言心自知。

淡淡溶溶總是春，不知何物是吾身。

自驚天上神仙降，卻笑陽台夢不真。

形體雖殊氣味通，天然好合自然同。

相憐相愛相親處，盡在津津一點中。

半夜牙床戛玉鳴，小桃枝上宿流鶯。

露華濕破胭脂體，一段春嬌畫不成。

燭盡香消夜悄然，洞房別是一般天。

若教當日襄王識，肯向陽台夢倒顛？

魚水相投氣味真，不膠不漆自相親。

兩身忘卻誰為我，恐是天生連理人。

一日，祖姑獨坐春暉堂上，生侍之，顧生謂之曰：「昔傳姻事為『下玉鏡台』，何謂也？」生以溫嶠事為對。祖姑曰：「汝知發問之意乎？」生曰：「不知。」祖姑復曰：「汝宜益加進修，吾之女孫，誓不他適，當合事汝，亦使溫嶠之下玉鏡台也。」生拜謝。至暮，生以此告瑜。瑜喜，笑曰：「古人有言：『人心同欲，天必從之。』豈虛語乎！」生曰：「明日當辭歸，遣媒言議，勿失時也。」

明日，遂告歸。及抵家，以祖姑之語告其父。父欣然從之。

擇日命媒行。既至，以所來之由告叔。叔曰：「四哥才貌，出眾超群，可敬可愛，得婿如此，足慰人心。奈他人譏笑何？」媒曰：「何傷乎？溫嶠之下玉鏡台，娶姑之女。」又曰：「老泉女適程氏，舅之子也，況乃孫乎？自古迄今，但聞傳其事以為佳話，未聞以是病之者，夫何疑之有？」叔矍允之，遂備黃金二錠、羊一牽為定禮。生婢有名朝華者，從媒同至，潛至瑜室，遞生書與瑜，瑜展讀曰：

玉真小娘子妝次：輟世忝姻緣之契，締結絲蘿；叨因叔姪之情，寓居門館。詎意天緣會合，親逢曠世之嬌嬈；人意交孚，果是前生之配偶。榮生意外，喜溢眉間。緬想淑候，蘭蕙其芳，冰霜其潔。秋水為神玉為骨，傾國傾城；芙蓉如面柳如眉，欺花欺月。柳絮因風起，藹然謝道韞之才；寒藻漾漣漪，粲若朱淑真之文采。誠所謂天上之神仙，君子之好逑者也。輟一寒如此，百技無能，才匪逮人，貌非出眾，忝得一拜於雲階，幸已足矣。何況側身於玉樹，恩莫大焉。粉身不足報深恩，萬死亦難酬厚德。捫心有愧，揣已何堪！曩聞太夫人因親致親之言，歸心如箭；今見椿府君執柯伐柯之舉，喜意若川。倘得叔孀不以他辭，想應汝我心諧所願。百歲姻緣，在此一舉；千金會合，於此片時。專望竭力贊襄，毋使青蠅污白玉；同心協力，庶教丹桂近嫦娥。則平生之心願足矣，月下之深盟遂矣。茲因媒氏之行，敬緘鸞而申微悃，特訴鳳以候佳音。即辰天地皆春，山川自秀，伏乞保重千金之體，永終百歲之期。不宣。

後二日，媒氏告歸，瑜乃出箋以寄生。書曰：

伏自一別，倏爾旬餘。蝴蝶之粉未乾，麝蘭之香猶在。松竹之表，嘗彷彿於目睫之間；金石之盟，每念昭於心胸之內。忽喜冰人之傳事，又兼雲翰之飛來，千欣千喜！恭惟文候，學貴天人，博通古今。丰采邁賈少年之弱冠，文華負李長吉之奇才，誠所謂文苑中之英華，士林中之翹楚者也。瑜也，貌微無豔，才非道韞，自謂於世而無取，夫何在兄而見憐！幽谷發陽春，多感吹噓之力；葵花傾曉日，幸蒙光照之私。托庇二天，已非一日。詎意人心有欲，天意果從。因親復得致其親，莫非命也；發願競能諧所願，不亦宜乎！勿然手舞足蹈不自知者，自此生順死安而無復憾。事已定矣，言更何云。惟冀尊所聞行所知，益勵占鼇之志；宜其家宜其室，佇看協鳳之祥。不須待月於西廂，正好挑燈於北牖。毋使前人獨專其美，免思微弱致喪厥躬。伏乞鼎調，以副時望。不宣。

是月也，忽御史按臨，遴選其民俊秀者補弟子員。鄉老舉生為庠生。後數日，生父命僕齎書以告瑜父。生乃吟詩一首，並寫花箋以寄瑜云。詩曰：

書寄平生故友知，白前今已換藍衣。

微軀從此如鷹係，佳兆何時協鳳飛？

上苑杏花愁客去，西廂明月為誰輝！

幾回暗想蘭房事，不覺臨風淚雨霏。

瑜得生書，亦作一書並歌一篇以復云：

寂寂蘭房愁獨倚，忽見長鬚致雙鯉。
雲是瓊林天上郎，如今已入龔官裡。
已入龔官為何如？漸磨仁義樂菁莪。
方巾圓領真超卓，黃卷青燈好切磋。
君不見，買臣衣錦歸鄉里，至今名姓光青史。
又不見，縣官負弩迎相如，至今千載揚芳譽。
男兒得志皆如此，男兒莫厭窮經史。
上方治定崇文儒，彬彬濟濟紆青紫。
夫君子，真英豪，器宇堂堂氣象高。
心通萬卷猶嫌少，日誦千篇不憚勞。
此時已入文章島，如今遂卻平生志。
鏖戰文場應可期，太平治化真堪異。
蒲柳應知得所依，鳳凰何日又同飛？
坐看花誥班班降，羞殺人間俗子妻。

僕歸，將詩以示生。生與同學生覽之，無不歎服稱美者。啟中有微句云：「但能有理可明，不怕無官可做。」又云：「前日之良心因妾既喪，今日之放心在君當收。」又云：「莫為蒲柳之姿，墮卻雲雷之志。」若此之言，非見理分明者，案能及此耶？但恨不見全篇以書記耳。

時生入泮宮，不兩月間，生父忽然捐館。生哀毀逾禮，水漿不入口者三日。既葬，躬自負土，不受人助。事喪之後，終日哭泣而已，不復視事。時有白鶴雙竹之祥，人以為孝感所致。自是家道日益凌替，而瑜娘之父始有悔親之心，遂不復相往來。而生以守制故，不暇理事，不相聞者二載。

然而，瑜娘慕生之心，曷嘗少置？風景之接於目，人事之感於心，累累形諸詩詞，多不盡錄，姑記一二，以語知音者：

鵲橋仙

徵鴻無信，游鯉無信，更相望斷春潮無信。玉郎何處不歸來，怎禁許多愁悶。青山有盡，綠水有盡，惟有相思無盡。眼中珠淚幾時乾？一寸腸截成千寸。

瑞鷓鴣

芭蕉葉上雨難留，松柏梢頭風未收。萬悶千愁無著處，並歸心上與眉頭。腸如襪線條條斷，淚似源頭涓涓流。倚遍欄杆人不見，滿天風雨下西樓。

長相思

春望歸，秋望歸，目斷江山幾落暉？啼痕點點垂。朝相思，暮相思，終日何時是盡期，傷心寄與誰？

一剪梅

雨打梨花深閉門，辜負青春，虛負青春。傷心樂事共誰論？花下消魂，月下消魂。愁聚眉峰盡日顰，千點啼痕，萬點啼痕。晚看天色暮看雲，行也思君，坐也思君。

滿庭芳

愁鎖春山，淚灑秋水，時時獨向西樓。望窮千里，山水兩悠悠。惆悵故人獨在，離別後，日月難留。腸斷處，愁愁悶悶，風雨五更頭。相思何日了？無腸可斷，有淚空流。湘江潮信斷，楚峽雲收。只恐尋春來晚，東君去，花謝鶯愁。蘭房下，何時與你，交頸綢繆。

時有同郡富室符氏者，素聞瑜娘才色，聞生久不至，遂散財賂，冀必得瑜娘為婚而後已焉。故有與瑜娘父言者，非譽符家道之華腴，必稱符才貌之出眾；非言生家道之蕭條，必毀生行止之落魄。瑜父遂欲解盟，然猶慮構成詞訟，猶豫未決。又有為其畫策者，曰：「內外兄弟姊妹，不可為婚，法律所禁，倘或興訟，以此推之，何畏之有？」遂決意許符氏，然猶未敢輕動。或勸其家納符氏聘禮者，瑜父從之。

後瑜娘緝知，悲不自勝，以死自誓，終不他適。黎性方嚴，聞之大怒。瑜乃以白巾自縊，賴眾知覺救解，得免。黎方覺悔。

然瑜之心雖不肯從，而符之盟終不可解。正憂悶間，忽值其姑適王氏者歸宅，黎命之解慰瑜心。姑乃從容勸瑜百端，瑜應之曰：「結親即結義，是以寸絲既定，千金莫移。兒非不愛榮盛而愛貧賤，但以棄舊憐新、厭貧就富，天理有所不容，人心有所未安。」姑以瑜言告黎。黎曰：「瑜言誠有理，奈彼符氏何！」凡瑜所親愛者，皆令勸之。

一日，碧桃乘間諷瑜曰：「娘子懿德嬌顏，為諸姊妹中之巨擘，然諸娘子俱適名門宦族，或統制黎民，或操馭軍政，或田連阡陌，或金玉盈箱，娘子獨許寒酸，妾輩甚不愜意。近見大人別締良姻，甚喜，甚喜。娘子何故短歎長吁，減卻飲食，損壞形容，而為傷感之甚耶？」瑜曰：「汝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古人有言：『今日之富貴，安知異日不貧賤乎？今日之貧賤，安知異日不富貴乎？』彼符氏雖富，而子弟之品不過一庸夫而已，縱有金玉盈箱，田連阡陌，生為無名人，死亦作無名之鬼，何足道哉！且辜生雖貧，丰姿冠世，學問優長，他日折丹桂如彩薪，取青衫如拾芥，何患不至富貴乎？未受他人盟約，尚當求擇其人，況先受其人之聘而負之，可乎？有死而已，誓無他志！」

一日，絳桃復諷曰：「自從定親於辜生之後，一別三年，諒必他聚矣。娘子何故勞心苦志以思之乎？且符氏家道盛大，亦勝辜生百倍。而辜生徇跡儒門，他日遠涉利途，未免離別之若。孰若符氏，優游自在，諧老百年，豈不快哉。」瑜曰：「汝勿多言，吾意已決，縱蘇張更生，不能搖動。且辜生久不至者何哉！蓋生之為人，孝心純篤，乃翁捐館，方泣血而不暇，況有心相憶乎！夫願相守而厭相離者，淫婦之所為也；托終身而期遠大者，賢女之所慮也。爾何以淫婦期我，而不以賢女期我也？」絳桃慚愧，拜謝而去。

瓊娘亦勸瑜，瑜亦不聽。且應之曰：「大人當時若以親故不許，可也；以生貧寒故不許，亦可也。今既許之，而又背之，豈結親結義之謂乎！以富以易盟，乃夷虜之所為也，我豈為之。汝亦當識之。」

未幾，生家蒼頭忽持書至，密以一箋付瑜。瑜泣讀之，乃疊韻詩一首，別無所言。讀畢歎曰：「兄尚不餘信也。」詩曰：

一自往年邊扁便，無奈鱗鴻專轉傳。

勸君莫把海山盟，移向他人擅閃善。

自是生既之後，夜就枕間，忽夢往黎家延至於春暉堂後新創亭上，坐，顧其額曰「剪燈西窗」，壁間所掛吹彈歌舞圖畫，上題有詩，附錄於此：

誰家有女顏如玉，手持幾竿崑崙竹。鑲玉編雲一片形，含商弄羽千般曲。一聲遲，曉起丹山彩鳳啼。一聲疾，半夜孤母嫠婦泣。一聲喜，秦樓仙侶同飛起。一聲悲，異時忠臣乞食歸。十分妙趣真無比，良工寫入霜縑裡。時人莫道是無聲，仙聲不入凡人耳。右調《佳人品玉簫》

中虛外實木一片，吟向佳人懷裡見。玎玎□幾點聲，細細粗粗四調線。一聲清，半夜天空萬籟鳴。一聲濁，八月秋風群木落。一聲苦，昭君馬上啼紅雨。一聲歡，妃子宮中洗祿山。風流畫史龍眠老，筆端寫出心機巧。勸君莫道是無聲，仙聲不入凡人耳。

右調《美人弄琵琶》

自是，生夜就枕間，心甚憂悶。正想間，忽見瑜至，相見之際，再拜再悲。遂相攜手入於蘭房之內，二人席地而坐，歷道其夢想之苦、解盟之由，相對泣下。已而，瑜收淚言曰：「今日相逢，將以為可喜，則又可悲；將以為可悲，則又可喜。悲耶？喜耶？吾不得而知之。」生曰：「苦盡甘來，一定之理，前日之別因為可悲，今日之逢則又可喜。可悲者既已過矣，可喜者當與卿共之。」瑜遂命絳桃取酒，與生共飲；覆命仙桃，歌以侑觴，仙桃請歌東坡《水調歌頭》。生曰：「時勢不同，情懷各異，彼調雖妙，非吾事也。」乃止。綴《念奴嬌》一曲，命仙桃歌之，絳桃和之。

牽情不了，歎人生無奈別離多少。一自慙慙相送後，天際歸舟杳。倩女魂消，崔徽夢斷，瘦得肌膚小。寒閨深閉，腸斷幾番昏曉。恨望鳳鳥不至，妖禽怪鳥，恣狂呼亂叫。悄悄憂心何處告，且喜故人重到。滿酌流霞，浩歌明月，與爾開懷抱。等閒信筆，寫出《念奴嬌》調。

曲盡，二人相顧，淚灑數行。已而，復相謂曰：「今夜相逢，何啻夢中，可無述作以記之乎？」生請其題。女曰：「《如夢令》為題，不亦宜乎？」生遂援筆書於紙屏之上曰：

久別喜相會，春從何處來？四眼頻相顧，雙睛何快哉！對此一盞燈，如醉又如癡。大早見雲霓，和羹得鹽梅。憂心冰似泮，笑臉天如開。呼童且奉酒，與君開此懷。

寫畢，忽聽角起譙樓，鐘鳴梵宇，推枕少欠身，乃是南柯一夢。且憶其詩詞，因起錄之。始欲治裝，竟尋舊約，奈何秋閨在邇，正吾人當發憤之際也，更兼有司催逼赴試甚急，生無奈何，只得起服回學肄業。故特命蒼頭北行，以申前好。豈知瑜父不以生為念，終無一言以及親事，但厚賂以饋生耳。蒼頭臨行之際，瑜乃以箋付之，令持以奉生。

蒼頭抵家覆命，具言已結盟符氏，生心大悲。復聞瑜有書奉寄，生大喜，拆而視之，乃情汗一紙，並詩十韻，生讀之，歎曰：「清才麗句，雖李易安、朱淑真不過是也。」書曰：

妾瑜，蓋嘗因親致親，雖有慚於聖訓，以義結愛，豈有負於初心，敬陳之誠，上達高明之聽。伏念妾瑜三才末品，一介女流，愧無傾國傾城之姿，且有至愚至陋之累。叨蒙不棄，肯結契緣；復感納聘，重申結好。知恩有自，報德無由。豈期凶變於門，山崩水竭，遂使信沉潮水，雁杳鴻稀。一別悠然，三年在邇。寸心千里。眼窮雲海之微茫；一日三秋，腸斷光陰之轉遞。前言難踐，後會何時？風風雨雨不曾停，悶悶愁愁何日了！罄南山之竹簡，寫意無窮；決東海之洪波，流情不已。愁如雲而常聚，淚若水而難乾。春苑花開，恨滿豔陽之景；夏涼燕乳，情嗟長養之天。秋觀明月倍傷神，冬玩香梅增感慨。警於心，觸於目，無非惆悵之時；俯乎人，仰乎天，盡是相思之處。一心怏怏，兩淚汪汪。一日十二時，時時悵望；更更三四點，點點生愁。坐如屍，立如齋，形同枯木；瞻在前，忽在後，目若紫芝。簪折瓶沉，月下已辜向日約；香消玉滅，鏡中無復舊時容。密約成虛，怕過舊時游處；歡娛陳跡，難期後會何時。深懷千言萬語，與誰說浼；決盡一心一意，惟子是從。願若果乖，雖生無益；情如不遂，便死何妨！豈拋彩鳳文鸞，去逐山雞野鷺？父縱許盟於異姓，妾肯委質於他人？誓於此生，靡敢失節，皇天后土，實所鑒臨！碧落黃泉，要同一處。天作比翼鳥，地成連理枝，允副王郎之願；生為同室親，死為同穴鬼，毋為居易之言。趙壁重完，尚希躬往；樂鏡再合，早致良圖。姑共挽桓君之車，庶免抱淑貞之恨。償足死生之債，莫負錙銖；未終龜鶴之齡，長堅金石。誠能如此，妾雖垂首九原之下，亦且甘心矣。惟兄圖人，毋使落他人之手也。臨書腸斷，不知所云。更有平日所作鄙句，並此奉呈。

朝朝暮暮憶崔徽，鬢霧蓬鬆淚兩垂。

鸞繭絲絲何日了，鸞鸞骨瘦幾時肥！

西廂待月人何在？北裡鏘鸞事已違。

腸斷畫梁雙紫燕，飛來飛去又飛歸。

相思想望淚頻傾，欲化雲娘恨未能。

簾外厭聞無喜鵲，窗前愁伴有心燈。

千般嬌媚顏何在？一種風流病又增。

可惜佳期成阻隔，愁愁悶悶幾層層。

紅顏薄命古今同，不怨蒼天只怨儂。

松柏歲寒終不改，鴛鴦願日也相從。

要知趙客終完璧，莫學陳工只鳳龍。

今日西廂門下過，汪汪兩淚灑西風。

鸞鳳分群失一友，朝思暮憶倍淒涼。

當時何啻魚游水，今日方成參與商。

流淚淚流流盡淚，斷腸腸斷斷無腸。

風流有債難償子，獨對西風歎幾場。

平生志願未能酬，百歲姻緣一旦休。

兩股釵分誠有日，一根簪折整無由。

愁攢眉上銘難盡，淚落床頭枕欲浮。

倘若情緣中道絕，微軀此外復何求。

寂寂深閨盡日閒，傷情無語倚欄杆。

恨從別後生千種，愁擁心頭結一團。

藕斷也知絲不斷，燭乾信是淚難乾。

他時若落庸夫手，璧碎珠沉也不難。

雨打梨花倍寂寥，幾迴腸斷淚珠拋。

暌違一載更三載，情緒千條有萬條。

好句每從愁裡得，離魂多自夢中消。

香羅重解知何日，辜負巫山幾暮朝。

兩地相思各一天，可憐辜負月團圓。

每盟金石堅孤節，生怕紅塵隨俗緣。

鸞鳥柔腸雖斷盡，鮫綃鮮血尚依然。

花開月白人何處，無奈千愁萬恨牽。

蜀紙鮮鮮染淚紅，遙傳長恨寄匆匆。

須知身在情終在，務要生同死亦同。

蘇雁影沉傳去後，秦簫聲斷月明中。

雲收雨散知何處，目斷巫山十二峰。

如此鍾情共所稀，這般心事有誰知？

丁香到死香猶在，竹節經霜節不移。

有意有心常悵望，無言無語但呆癡。

碧梧翠竹無由見，一日思君十二時。

生得書後，遂整飭再尋舊約，奈何秋闈在邇，有司催逼赴試急。生不得已，即時回學溫習舊業。與友人數輩，雖朝夕同學共榻，然而思慕瑜娘之心，無時不然。他不暇及，集古人詩句十首，以思瑜焉。

豈是丹台歸路遙，月魂潛斷不勝招。

何因得薦陽台夢，幾度難尋織女橋。

慘慘淒淒仍滴滴，霏霏沸沸又迢迢。

砌成此恨無量處，縱得春風亦不消。

丈夫身上淚沾襟，書盡誰憐得苦吟。

紫府有緣同羽化，瑤台無路可追尋。

能消造化許多力，不受塵埃半點侵。

惟有當時端正月，只應常照兩人心。

花有清香月有陰，斷腸魂夢兩沉沉。

才開暖律先偷眼，莫為游蜂便吐心。

薄霧浮雲愁永晝，落花流水怨離琴。

相思一夜梅花發，夕夢時時到竹林。

魚在深淵月在天，魂歸冥漠魄歸泉。

相思相見知何日，多病多愁損少年。

獨坐獨行還獨立，相憐相愛莫相捐。

兩情宛轉如心素，願作鴛鴦不羨仙。

璧破雲鬟金鳳凰，離人別處倍堪傷。

雙雙瓦雀行書案，兩兩時禽噪夕陽。

誰愛風流高格調，我憐真白重寒芳。

而今往事誰重有，說與流鶯也斷腸。

路隔星河去往難，羅裳不暖午風寒。

木經玉樹三山禱，共待天池一水乾。

閨苑有書難附鶴，碧桃何處共驂鸞。

山長水闊人還遠，春色無由得再看。

臨高萬丈日斜西，相望長吟有所思。

白雪為肌玉為骨，芙蓉如面柳如眉。

鴛鴦被合拋何處，紅葉蛾黃化未遲。

獨倚欄杆意難寫，援毫一詠斷腸詩。

雲想衣裳花想容，美人千里思無窮。

春從流水三分盡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

長樂夢回春寂寂，館娃愁重雨蒙蒙。

不堪吟罷重回首，更隔巫山幾萬重。

寄語麻姑借大鵬，瓊台重密許飛瓊。

常疑好事皆虛事，誰識鸞聲似鳳聲。

霧鬢雲鬟差玉頸，雲裾月風想娉婷。

此時為汝腸肝斷，一片傷心畫不成。

月窟嫋娥不惜栽，天花冉冉下瑤台。

獨教羅帶能吟畢，曾是劉郎再著來。

滿眼春愁無處著，半生懷抱向誰開？

此時愁望情多少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

詩既成，乃命僕持書報黎，稱「將赴試」，密付前詩，以寄瑜娘。瑜見之，不覺失聲長歎，亦集古詩十首以復生曰：

故園東望路漫漫，泣血悲風翠黛殘。

去日漸多來日少，別時容易見時難。

春蠶到死絲方盡，滄海揚塵淚始乾。

無可奈何花落盡，五更風雨五更寒。

玉容寂寞倚欄杆，抱得秦箏不忍看。

桂樹參天煙漠漠，月娥霜宿夜漫漫。

春花秋月何時了，暮雨朝雲去不還。

正是消魂時候也，金爐香燼漏聲殘。

殘妝漏眼淚欄杆，睹物傷情死一般。

三徑冷香迷曉月，十分消瘦怯春寒。

黃花冷落不成豔，青鳥慙慙為探看。

天若有情天亦老，可憐辜負月團圓。

黃菊枝頭破曉霜，此花不與俗人看。

車輪生角心猶轉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。

雲鬢懶梳愁折鳳，曉妝羞對怕臨鸞。

故人信斷風箏線，相望長吟淚一團。

署往寒來春復秋，故人別後阻山舟。

世間美事難雙得，自古英雄不到頭。

荳蔻難消心上恨，丁香空結雨中愁。

欲知此後相思處，海色西風十二樓。

百歲中來不自由，同君身上屬誰憂。

金丹擬注千年貌，仙鶴空成萬古愁。

豈有蛟龍曾失水，敢教鸞鳳下妝樓。

兩身願托三生夢，幾度高吟寄水流。

枯木寒鴉幾夕陽，自從別後減容光。
遙看地色連空色，人道無方定有方。
披扇當年歎溫嶠，此生何處問劉郎。
愁來欲唱相思曲，只恐猿聞也斷腸。
天上人間兩渺茫，天涯一望斷人腸。
多情不似無情好，塵夢那如鶴夢長。
滄海客歸珠送淚，墜樓人去骨猶香。
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烈烈轟轟做一場。
天涯海角有窮時，此恨綿綿無絕期。
明月清風如有待，冷猿秋雁不勝悲。
曾聽弄玉人間曲，只許高人個裡知。
寂寞日長誰問我，每因風景寄君詩。
真成命薄久尋思，獨立滄浪自詠詩。
粉面怕遭塵土浼，此心惟有老天知。
詩成夜月人何在，花落深宮雁亦悲。
今日春風亭上過，寒猿晴鳥逐時啼。
寫畢，令僕持報以復。

生見瑜詩，歎賞不已，思慕倍常，功名之心如霧之散，眷戀之意若川之流。不覺成疾，勿能言動。旁求長醫，拱手默然，莫知所以。有一後至者，歎曰：「此必害相思之病也，雖盧扁更生，亦莫能施其術。誠能遂其懷，不治而自愈矣。」初，生之遇瑜，人莫知之也，至是，聞醫者之言，舉家失措，莫知其由。乃詢諸僕，咸曰：「不知。」詢之■哥，始以實告。即時命僕亟至臨邑，別以他事詣瑜父，而密以實告祖姑。祖姑得之，竊以言瑜。瑜即解玉戒指一枚並魚箋一幅，以投僕曰：「飲之即愈。」僕回抵家，遂以玉戒指磨水，與生飲之，頓覺輕減，稍稍能言。僕乃以瑜娘所與之箋呈上。生拆視之，乃詩一首云：

妾即君兮君即妾，君今有恙妾何安。
鳳凰倒了連雲翼，松柏須宜保歲寒。
當日造端良不易，從今燃尾諒猶難。
天應憐憫人辛苦，破月應知自有圓。

生覽詩數次，忽覺身健，漸漸病癒。時槐黃在邇，生以病故，不克赴試，始有重訪舊游之意。

又月餘，仍整裝復抵黎室。既至，叔孀以生久別，眷待甚厚。延於宣撫外堂之西廡。生見頗有外之之意，意甚不快。又以瑜娘平昔敬重於生，疑其必有交通，每使瑜弟黎銘伴生。生自念負疾遠來，思欲與瑜一致款曲，留連半月，竟莫能得，悒悒殊深。

忽值瑜母壽誕，夜間設席慶壽，生入伴齋，至三更後，遂輕步入瑜房中。瑜正憂悶，見生突至，相與唏噓，歎息久之。已而，細訴衷腸，論其間阻解盟之事、致病之由，不勝悽慘。言猶未盡，忽聞門外呼喚之聲，生遂含淚而別。臨行之際，瑜謂生曰：「兄姑留此，不數日父親將有遠行。」生曰：「諾。」

後數日，黎與子果去。生大喜。即日黃昏，外門未閉，生直至女室，相攜玉手，同至剪燭西窗，生顧窗中詩畫，宛如夢中，無有或異。於是始謀私奔之約，生深然之。既而，參橫鬥落，遂不復寢，乃相送而出。東方漸白，門猶未搭，二人相返於剪燭軒下。此軒遠僻，人跡罕聞，乃制《南宮一枝花》一曲，按琵琶歌以贈生。瑜平昔善歌，恐聞於外，昔時生每強之不得，今請自歌之。生心欣聽。響遏行雲，聲振林木，駭然驚服。詞名《一枝花帶過小梁州》。

春愁豔色中，夏景繁華裡，秋悲霜降後，冬眼雪零時。觸目攢眉，許多情意，心事有誰知？三年裡隻字不通，一日間百憂並集。

小梁州

碧碧天，茫茫不盡；念青鸞，杳杳無期。可憐辜負深盟誓。玉人何處？招之不至。樂昌鏡破，鳳釧雙離。蕭郎蕭斷，蔡琰茄悲。怪累朝鳥雀頻啼，喜今宵玉手同攜，漫把曲歌歌，大都來細把離情訴。聲聲短歎長吁。鍾情到此，悲歡離合都經歷。恨殺我無雙翼，安得雙雙花並蒂，對對鳳於飛？古人言：「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成連理枝。」這言兒也君須記，死生隨你。問我何歸，相思而已。

歌畢，天明，生乃出。瑜遂書前曲，命婢持示生。

生制《耍孩兒》一曲，暮春同游，命瑜歌之，生拂弦以和之。並附於此。

耍孩兒

老天生我非容易，把俺置入花天月地。歡娛正值少年時，況兩人貌美才奇。我便是瓊瑤藏中無雙寶，你便是紫陽場中第一枝。往古誰堪比？冠世才、風流曹子建，傾城色、窈窕太真妃。

五煞

雖二人，只一身，十分佳，一樣齊，根如連理花同蒂。琪花瑤草相暉映，玉蕊金英好護持。誰知得，真情意。博山下深深密約，洞房中悄悄幽期。

四煞

情年深漸昵親，頭交又解攜，回頭間別三年矣。爾思予兩行紅粉淚，予思爾幾句斷腸詩。鱗鴻絕，書難寄。百樣相思端緒，萬般離況情思。

三煞

可勝歎嗟！椿樹倒，痛在心，那堪岸泮嚴東係。欲重來，奈多修阻不克諧。我的心情秋冬春夏四時裡，恨怨悲傷四字兒。此無聊不在心，便在眉。令那割人腸的花開月白，那更苦人心的燕語鶯啼。

二煞

我只道破鏡不圓，誰承望去壁重歸。訴艱辛，一一從頭起。耳才聞處腸先斷，口未言時淚早垂。相對幾聲長吁聲：哀哀怨怨，噫噫唏唏。

煞尾

此意兒重若山，此情兒融似泥。兩人莫負平生志。情黏骨髓刀難割，病入膏肓藥怎醫？任生生死死，要一處相依。

尾聲

如此如此，永由伊，由伊。肯嫁情人，殞身做一個風流鬼，休獨使崔張卓司馬專美。

自是之後，多會於漱玉亭上。

次夜，生復至，且約以是月中秋，相與踐東門之約。瑜允之。

次日，生將辭歸，適黎亦回，乃設席以待生。酒至半酣，黎起，舉杯謂生曰：「往日時誤結絲蘿，有乖國法，今思改正。且瑜娘，老夫所鍾愛者，不欲外適，恐致相見之難，將求佳婿以贅之。況且子既泮於文林，必歷乎仕路，但與瑜娘相呼為兄妹，不亦宜

乎？」生聽其言，唯唯從命。復以紅羅一匹以與生，曰：「勞子遠來，無以為饋，聊以表吾違約之過。子其納之。」生亦受之不辭。宴罷，日暮，生回室，思欲與瑜一會，重申舊約，奈何無間夷乘，轉展反覆，莫能成寢。既曉，瑜乃命碧桃以囉麟趾一片並近體一首以別生云：

間別三年始得逢，才逢數日卻匆匆。
一身歸去輕如葉，萬恨生來重似蓬。
莫把仙機輕漏泄，好教雲翼早相從。
向來言約君須記，只在中秋一月中。

生歸家數日，復往踐約。及至，不復露身，但寓於佃夫之家，陰使老嫗為通情焉。至中秋夜，賞月罷散，俱已醉寢。瑜乃竊開後門走出。時生正佇立俟候，忽見瑜至，相與同到寓所，命佃夫抬轎，至海濱。時舟在岸，生乃抱瑜登舟，渡海而東。半月間，始得登岸。其程中所作《八景》，附錄於此：

蘭房寂寞

素娥今夜到蟾宮，鶴怨猿悲惆悵中。
香冷博山人不見，秋風秋雨泣寒蛩。

花檻蕭條

繞欄濃豔四時開，都是區區手自栽。
此生鶯花誰是主，故園猿鶴不勝哀。

仙門夜月

慘淡中秋半夜天，相期私出小門前。
回首見月顏何厚，步未移時淚已漣。

古道秋風

野草寒煙望眼荒，秋風颯颯樹蒼蒼。
不知此地是何處，怕聽猿聲恐斷腸。

博浦開船

平生不省出門前，今日飄零到海邊。
同駕木蘭從此去，鶴歸華表是何年？

扁舟駕浪

一葉輕舟鼓浪行，搖搖擺擺幾層層。
也知平日優游好，怎奈安從險處成。

孤棹搖風

苦愛風流不肯休，西風吹起浪波流。
人言舟裡黃泉近，終日昏昏怕舉頭。

烈樓登岸

沙白茅黃海氣腥，人言此地是豐盈。
岸頭舉目非吾土，兩淚汪汪別二親。

登岸之際，忽見僕夫在彼俟候，迎瑜歸家。

既至，擇日設花燭之會，行合巹之禮。二人交歡之時，不啻若仙降也。乃於枕上共成一詞，以識喜云。詞名《一剪梅》。

金菊花開玉簫秋，鸞下妝樓，鳳下妝樓。新人原是舊交遊，魚水相投，情意相投。舉案齊眉到白頭，千歲綢繆，百歲綢繆。頂香待月舊風流，從此休休，自此休休。

自是之後，符氏緝知，具狀詞告於郡。

時郡者由進士出身，博學好事，亦重風情，素聞生之才名、瑜之佳譽，勒生與瑜供狀詞。輒供曰：

伏以不告而娶，固知獲罪於聖門；竊負而逃，未免有乖於國法。雖然有咎，未必無因。謹具狀由，備陳始末。緣念我祖之妹，我父之姑，早適臨邑之縣，厥姓曰黎，厥官曰士，世居臨邑之鄉。所有孫女，正及可笄之歲；念予小子，先成結誼之盟。自是冰人親斷，千金一諾，復兼月老更交，禮於雙璧。玉鏡之台，吾已下矣；芙蓉之褥，餘得隱焉。詎念人心不測，天地無常，俄焉時候，倏爾雲亡。彼海翁遽然易慮，慕彼千金之值，欺予六尺之孤，棄舊好而結新歡，見小利而忘大義。父心母意雖欲更張，女願男情黏滯不了。是以犯在色之戒，通和好之私。日盛月新，膠堅漆固，兩情難捨，百計無由。萬慮千思，惟恐破樂昌之鏡；三更半夜，遂竊效卓氏之逃。自博浦而下船，至烈樓而登岸。艱於山，險於水，始克到家；寄諸東，轉諸西，未遑寧處。冤家有頭債有主，已被告明；官司無黨亦無偏，從公勘審。今蒙喚問，所供是實，得罪惟甘。冀審緣由，果孰先而孰後；曲成斯美，俾有始而有終。望大人寬宏法之仁，小子遂宜家之樂。生則仰天而祈禱，死則結草以報恩。不在多言，伏乞 台覽。

瑜娘供狀：

竊惟，告則不得娶，所以悖理而私奔；觀過斯知仁，尚望容情而恕罪。荷申個上瀆高明。伏念瑜，父生母育，忝處中閨，師順婉聞，謹訓內則。先時結誼，以締好於辜生；近日解盟，復許親於符氏。欲從乎先進，則不順乎親；欲適乎後人，則有傷於信。是以猶豫而莫決，未知定向以適從，三思於心，兩端互執。出乎此則入乎彼，理勢必然；舍乎利而取乎義，心情方慊。況且符氏，粗粗魯魯，孰若辜子，■■昂昂。涇渭判然，薰蕕別矣；難離難合，不得不然。所以月下花前，預許偷香之約；更闌人靜，竟為懷璧之逃。駕一葦之仙舟，凌千層之碧浪；渡蓬萊之仙境，抵瓊館之明區。誰想洞房之樂方深，而符氏誣詞已下；枕度之歡未已，而府中胥吏來拘。自作自歡，事已發矣；吐情吐實，伏乞鑒焉。尚冀秦台之鏡照臨，孟母之刀剖析。庶俾一段良緣，始終美滿；免喪三分微命，翕刻雲亡。夫如是，則妾再生之辰也。謹具厥由，詳情別理。

郡覽畢，以硃筆判曰：

蓋聞，《易》備三才，貴陰陽之正義；《詩》稱四始，開男女之及時。《春秋》著謹始之文，經書重大婚之禮。茲乃彝倫之大，實為風化之原。載於聖經昭昭者也；傳諸後世，郁郁乎哉！矧今聖化，人物衣冠之盛，不異中州，尚期媲美於魯鄒，豈意猶存於鄭衛。切照書生辜輅，初知文墨，略涉詩書。況能懷席上之珍，何患無書中之玉？處子瑜娘，生長富華，性質婉婉，何不韞匱藏之寶，待夫善價之沽？卻乃逞已私情，污吾淳俗，非獨有違於國法，抑且有叛於聖經。揆諸理而罪固難逃，原其心而情實可恕。再照，土官黎稠，蠹爾黎蠻，野哉羯老，不能修理幃幕，安能制服黎民？矧今背約欺孤，損貧就富，事由其始，罪所當先。原告符氏，猴頭獸尾，狼子野心，不能揣己自量，卻奪人匹配。且復捏虛詞誣告，欺誑官司。理既有虧，法當坐罪。牽連之人數，各科斷於本條。嗚呼！一理所存，兩端互執。欲斷之符氏，恐開爭占之方；欲斷之辜生，慮起淫奔之路。是故，度以中正之道，所以歸父母之家。風流案自此打開，陷人坑從今填滿。曠夫怨女，永無間言；債主冤家，大家解結。一惟聖朝之律，深懲蕩俗之非。凡諸後生，當鑒前轍。判語已畢，合屬施行。

於是，命黎父領之回。

先是，二人淹滯囹圄，極情悽惶。乃至判斷明白，將使瑜父領瑜前歸，二人相語別曰：「妾與君歷盡危險，備經辛苦，猶不得

遂其美滿之情，今日係於囹圄之門，此人之至惡者也。非緣兄，亦不出此。我父又將領妾遠回，今夜與君在此，不知明日又在何處也。死則已矣，倘不死，庶毋相忘於患難之中。」二人抱頭大慟，絕而復甦者數次。既而，拭淚立會數次，以極其情。不覺鍾敲譙閣，日上三竿。女遂自摘其發係生之臂，生亦摘發以係瑜臂。仰天歎曰：「雖今生不得為同室人，亦當死為同穴鬼；縱有死生之殊，永無違背之異；皇天后土其證之焉。」瑜乃口念《沁園春》一闋，歌以別生。每歌一句，長哭一聲。滿獄聞之，莫不掩泣。歌曰：

夫為妻亡，妻為夫死，死又何難？念狼虎叢中，曾經險阻，鑊湯獄裡，受盡辛酸。有口難言，含冤莫訴，碎了心腸爛了肝，愁殺處，見君尤縲紲，我獨生還。恩情萬種千般，誓死死生生永不單。這三世冤家無解結，一條性命惜摧殘！生不同衾，死當同穴，付與符氏冷眼看。須記取，綿綿長恨，天上人間。

瑜及臨去之時，生之婢女以酒送瑜。瑜出一箋以付之，使之與生。乃《醉春風》詞一曲：

玉貌減容色，柳腰無氣力。可憐好事到頭非。啾啾唧唧，彩鳳分飛。寶鏡墜井，魂招不得。回頭長歎息，血點垂胸臆。乾坤有盡意無窮，愴愴愁愁，嗟嗟歎歎，相思罔極。

瑜娘既出，生亦疏放，然溺於所愛，恩愈厚而情愈深，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，癡癡呆呆，如醉如夢，動靜語默，皆思瑜之心形也。甚至精神耗損，容有變色。所為之事，旋踵而忘，不知其與荀情崔魄，孰果先而孰後也。嘗作《玉蝴蝶令》一闋云：

憔悴玉人去也，深盟已負，幽怨難招。終日昏昏，無賴無聊。恨如山，重峰疊嶂；愁若線，萬緒千條。想嬌娘，眼波波深恨，旖旎難招。遊魂飛散，金釵脫股，玉帶寬腰，被冷香殘，蘭房寂寂，長夜迢迢。僧金袈，倩誰解結？風流案，何日能消？可憐宵，玉人何在，風雨瀟瀟。

又詩曰：

臨風長歎息，好事到頭非。

一點心難朽，千年願已違。

離鸞終日怨，塞雁幾時回？

寂寂寒窗下，無言但淚垂。

誰想鳳和凰，翻成參與商。

燈殘心尚在，燭冷淚還長。

當日同司馬，如今似樂昌。

相思成痼疾，自覺斷中腸。

瑜娘自歸之後，黎幽之冷室，使之自盡。瑜終日獨自悲吟，欲殞命，然以未得與生訣別，尚不能忍，乃作哀詞八首以自弔云：暗室兮寥寥，長夜兮迢迢。欣歡兮今何在，天涯兮亦何遙。愁頻結兮不能消，魂已飛兮不能招。風流債兮償未了，鴛鴦頸兮何時交。

妾心兮悲又悲，皇天兮知不知？相思兮此際，相見兮何時？雁兒東去，燕兒西歸，鏡已分兮釵已離。心盟有在兮君應不違，靈神作證兮吾將誰依？在天願作兮比翼鳥，在地願為兮連理枝。天地兮無窮盡，此情兮無絕期。

日在兮青天，魚在兮深淵。天與淵兮懸何絕，我與君兮合無緣！不怨父兮不怨母，不怨人兮不怨天。但怨紅顏多薄命，倚門長歎淚漣漣。

幽室無人兮與鬼交親，微喘苟存兮與鬼為鄰。愁眉兮終日顰，幽恨兮幾時伸。誓此生兮不惜身，即與子兮合其真。生當為兮同室人，死當為兮同穴塵。

春風桃李兮今何在，秋雨梧桐增感慨。填不平兮美滿坑，償未了兮風流債。香羅重解兮何時，佳期已失兮難再。

百年伉儷兮一旦分張，覆水難收兮拳拳盼望。倘若不遂所懷兮死也何妨，正好烈烈轟轟兮便做一場。莫教專美兮待月西廂，何必偃仰兮苦戀時光。

樹欲靜而風不休，魚欲停而水長流。海縱枯兮心尚在，石雖爛兮情猶存。於今堪歎亦堪悲，無緣佳期不到頭。甘向牡丹花下死，便為情鬼也風流。

只為君情兮苦牽纏，遂使今日兮受斯愆。竊負而逃兮真可慚，縲紲而拘兮猶可憐。父兮母兮不相見，兄兮弟兮不相援。與其苟生於人世，孰若飲恨於黃泉！

詞成，黎以公幹之縣，祖姑乃乘間縱瑜潛而出。時生家僕來探訪消息，厚賂瑜家童，求以道意於瑜，瑜乃出一簡付之，命送與生。生拆視之，不覺放聲大哭。其書曰：

妾與君自交會以來，殆已四載於斯矣。吾兄與妾眷戀之心，始終弗替，綢繆之意，生死弗改。月下之盟，口血猶未乾也；燈前之語，德音尚在耳也。妾拳拳是念，切切惟思，未嘗一日而去懷，惟冀與子偕老而已。曩者中秋之行，始得遂志，自謂可以馴至百年，而不負燈前月下之心遂矣。奈何無知惡少，嫉妒頓生，構成官訟，遂至釵分鏡破，簪折瓶沉。父母惡之，鄉人賤之，臭穢彰聞，閨門貽笑，良可悲夫！妾今幽居別室，風月不通。正欲自盡也，則恐自輕溝瀆，人莫知之；正欲苟存也，則將何面目去見父母？是以猶豫未決，思欲與子一訣而後殞身也。嗚呼！百歲伉儷，一旦分張；千載佳期，時難再得。想迎風待月之時，握兩攜雲之會，其可得乎？嗚呼，不可得也。此妾之所以長歎深悲者也，所以飲恨長逝者也。妾所以作哀詞錄之以奉呈焉，以表生死不忘之志。瑜泣血謹書。

生覽畢，忽焉如有所失，乃作《嗟嗟鳳侶》六章以自曠云：

嗟嗟鳳侶，在天一方，思之不見，我心孔傷。

嗟嗟鳳侶，在天一涯。思之不見，我心孔悲。

嗟嗟鳳侶，非梧不棲。胡為乎哉，一東一西。

嗟嗟鳳侶，非竹不食。胡為乎哉，一南一北。

嗟嗟鳳侶，遭幽囚兮。一日不見，如三秋兮。

嗟嗟鳳侶，落樊籠兮。一日不見，如三冬兮，使我心忡忡兮。

生即日促裝兼道而行，直抵黎之左右潛居焉。使人以密告祖姑，祖姑密以告瑜。瑜聞生至，思得一見而無由，乃作《首尾吟》二律以饋生云：

生不從兮死亦從，天長地久恨無窮。

玉繩未上瓶先墜，金軫初調曲已終。

烈女有心終化石，鮫人何術更乘風？

拳拳致祝無他意，生不相從兮死亦從。

生不相從兮死亦從，吁嗟好事轉頭空。

睽違已似河邊柳，偶得全憑塞上翁。

幽怨未消幽恨結，此身雖異此心同。

拳拳致祝無他意，生不相從兮死亦從。

辜生是日又得此詩，越加憂慘。知瑜以死相許也，乃溺恨燥腸作賦，名曰《鍾情》，密以饋女云：

予自與卿交合之後，悲歡離合，莫不備經。然後知吾二人鍾情之至，亙古至今，天上人間所未有者也。自前寓此，埋身晦跡，一月餘矣，思與子一會，以敘往昔之好，以成往昔之盟，以諧往日之願，以踐往日之言，不可復得，可勝歎哉！近得子所作《首尾吟》二律，感傷悲感，怨恨悽慘，且以見吾子之無二志矣。讀之再三，感之不已。嗚呼！不知何時復得相見也。茲不揆愚魯，強寫情懷，作成鄙賦一篇，名曰《鍾情》。蓋情所鍾者，皆吾與子經歷之所履也，不待贅言已可知矣，然未有不因言而見心者也。吁！韓子所謂『物不得其平則鳴，』豈虛語哉！今因人便，敬述謬作以寄吾子，希吾子其彩之。雖然，文筆雖工，無補於事，要在踐言耳。

同生死人辜輅拜首

獻賦曰：

心動為情，與生俱生。蘊之而為至中之德，發之而為至和之聲。至微至妙，惟純惟精。因乎萬物之感，故有二者之名。嗟歎，夫人之所稟雖同，我之所鍾獨異。非憂歡之切心，匪愛惡之介意。杳杳焉莫究其由，茫茫焉莫窺其標。但見感乎物，應乎中，觸於目，著於躬。乾旋坤轉，吾情之無窮也；日往月來，吾情之交通也；春風和氣，吾情之衝融也；驟雨濃雲，吾情之濛朧也；淚之灑然，氣之噓然，吾情之所以如山如峰也。然一身之有限，而萬狀之無涯。既而樂之，樂忽變而哀，情之所鍾，為何如哉！察其所由，源源而來。想其月明風清，寂無人聲；蘭扇啟矣，情人止矣；爾乃一氣潛消，兩情不已；貫兩玉而一串，洽兩身而一體，萋萋焉，猗猗焉，不啻乎鳳之鳴、枝之連理也。雖文蕭之絳彩鸞，三郎之幸妃子，天下鍾情之樂，又豈加於此哉！至若子規聲苦，秋閨夜雨，人既歸兮，臂既解兮，爾乃恨結於心，愁塞於眉，嗟赤繩之緣薄，歎鱗雁之音稀，肅肅焉，切切焉，奚啻乎雁之失群、鸞之分飛也。雖溺愛之荀情多情之崔魄，天下鍾情之苦，又豈有加於此哉！嗚呼噫嘻！吾之與子，交情之至，止於此矣！方跨粉牆，游洞房，待月明，竊仙香，赴雲雨之幽會，期天地而久長，此情之鍾於樂之一也。及其辭閨苑，歸瓊館，赴佳期，望穿眼，念日月之流邁，傷春景之不返，此情之鍾而為苦之一也。及至久別而相逢，久窒而復通，攜琴以隨相如，舉案以待梁鴻，此又情之鍾而為苦之一也。詎意事發入於公門，身居於囹圄，埋龍劍於獄中，分明鏡於江滸，此又情之所鍾而為苦之一也。情兮情兮，鍾情至此當何如！極樂哀生，言既不虛；苦盡甘來，言豈我誣？悼往者之不可救，念來者之猶可圖。望趙卿之返璧，期合浦之還珠。誓此心兮，生死不殊；誓此情兮，生死不渝。身雖異處，情非二途。卿其我乎？我其卿乎？鍾情之賦，止於如斯，復可言之可言歟！乃從而歌之曰：乾坤易盡兮，情不可極。日月易轉兮，情不可移。雲霧可消兮，情難釋。江海可量兮，情難測。情之起，先天地而始。情之窮，後天地而終。微此人兮，吾誰與儔？微此情兮，吾何以終！

瑜覽賦畢，不覺失聲大哭，即而，援筆修書一封以答生云：

同生死人妾瑜拭淚含涕，謹布心聲，特令便人代為申達微意，以瀆情人辜兄；妾惟悲歡相繼，雖事勢之必然，生死同途，實人情之至願。皇天后土，鑒一生無二之心；霜竹雪梅，秉萬古不移之節。春情如海，永不枯乾；盟誓若山，何由轉動？但恐情命短短，物在人亡，空垂首於九原，枉分身於兩處，為此悲耳，豈不哀哉！妾今在幽房，何殊地獄。吞聲哽咽，絕如泣血之子規；顧影悲吟，恰似失群之孤雁。欲苟延性命，親卻不從；將殞滅微軀，兄又不至。傷心積恨，豈止一端；殘喘微軀，惟欠一死。感兄不棄，幸經百里而來詢；嗟妾無緣，不得一朝而相見。室邇人遐，空懷恨焉；月缺花殘，實可傷也。近得情書飛墜，華賦傳來，瀏亮新奇，淒涼慘切，備盡悲歡離合之狀，極夫風流慷慨之言。蹙額開緘，含淚披讀，泄胸中之苦趣，開筆下之陳言。奈何紙短情長。未克言窮意盡。伏乞彩之，實為幸也。

黎歸，聞其母縱瑜，大怒，愈加禁錮，節其飲食。生潛住月餘，不復通其消息，愈加憂快。然賴祖姑時加通問，且命生，姑留於此，因便竊發。

又月餘，值黎岳父之誕辰，黎偕其妻俱往之外氏。是夜，祖姑乃穴牆縱瑜令出，命佃人舁之，隨生東歸。

數日至家，再設花燭之宴，重誓山海之盟。生乃命婢把酒，與瑜共飲。歡甚，生口占一絕以侑女酒：

經霜松柏愈森森，足見平生鐵石心。

今夜燈前一杯酒，故人端為故人斟。

瑜接卮，亦吟一絕以答生：

經霜松柏愈斑斑，足見平生鐵石腸。

今夜燈前一杯酒，故人端為故人嘗。

瑜復酌酒，再酬生：

經霜松柏愈斑斑，足見平生鐵石肝。

今夜燈前一杯酒，故人端為故人談。

生接卮，亦吟以復：

經霜松柏愈青青，足見平生鐵石盟。

今夜燈前一杯酒，故人端為故人傾。

後黎歸，覺女之亡，亦不甚怒，祖姑乘間勸黎，因許瑜歸宋。祖姑密使人報生知，夫妻遂備禮起行。既至，俯伏請罪。居月餘方歸。

生友聞生完璧而返，乃各牽羊攜酒相賀，席間青門黃仁卿作而言曰：「今日之飲，誠所謂不常之飲也，諸君可無一語，以慶辜兄之樂乎？」眾曰：「誠哉是言也。」時玉峰主人在坐，因作一律以為首倡：

幾回離合幾悲歡，如此鍾情共所難。

雪凍不摧鬆落落，蛾飛難掩月團團。

豐城龍劍分終會，合浦靈珠去又還。

從此玄霜俱搗盡，如將詩句誦關關。

眾客遂次第呈詩，詩多不載，玉峰主人又結一律云：

好將詩句誦關關，青鳥何方再探看。

無可奈何風太急，似曾相識月重圓。

畫蛇笑彼安蛇足，失馬知君得馬還。

好把風流收拾起，早攜書劍上長安。

瑜娘重歸之後，孝敬其姑，恭順其夫，待姊妹以和友為先，遇僕婢以恩惠為本。一家內外，無不敬之。機杼之精，剪制之巧，為一時之冠，時譽翕然。暇日，則與生吟詠。玩繹詩書，吟詠情性，一唱一和，所作詩詞，集為一稿，名曰《和鳴集》。厥後生擢巍科，躋大任於時，為名士大夫。夫妻偕老百年，永終天命。

玉峰主人與生交契甚篤，生一旦以所經事跡、舊作詩詞備錄付之，命為之作傳焉。既成，乃為之贊曰：

偉哉辜生！

卓冠群英，

玉質金聲。

懿哉瑜娘！

秀出群芳，

國色天香。
日秀日芳，
今古無雙，
可羨可嘉，
千載奇逢，
意密情濃，
成始成終。
洋洋美譽，
流播鄉閭，
莫不曰善。
斯色斯才，
生我瓊台，
猗歟休哉。
玉峰主人，
筆力通神，
相像寫真，
作此傳記，
傳之無涯。
詳觀此集，
妙哉妙哉。